

七個絞死的人

安特列夫著

夏萊蒂譯

金屋書店

七個絞死的人

安特列夫著

夏萊蒂譯

上海

金屋書店

民國十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實價銀四角五分

版權所有

—

“午後一點鐘，大人！”

因為國務大人是一個非常肥胖的人，很容易發生中風病，所以，為免掉他的各種劇烈的感情起見，他們很小心的稟告他一種有人要暗殺他的消息。他們看見他聽這消息時很鎮靜，他們便告訴了他個詳細：這暗殺事是預備在明天，當他老人家從家中出去作報告時舉行的。有幾個暴徒，帶着手槍和炸彈，他們是已經被一個偵探窺破了而追蹤着的，明天午後一點鐘，他們相聚在門口石階的附近，等待國務大人下來。這般罪犯明天便在那地方拘獲。

[1]

“愿諒我這樣問，”國務大人驚喚道。“我自己也只在兩天前纔知道這報告的，怎麼他們會知道我明天午後一點鐘要去作報告呢？”

侍衛隊長作了一個茫然的姿勢，意思是不知道。

“午後一點鐘，大人！”

國務大人很驚異，同時也很滿意那個警察辦事很能幹，他搖着頭；一種藐視人家的微笑顯現在他的稜薄的嘴唇上；他趕緊準備到別個邸第裏去過夜；他一切都親自動手，一點也不要煩勞警察。他的妻子兒女也都離開了這個危險的家宅。

新寓的燈光照得通明，他的家人都圍着他表示他們的義憤，國務大人感着一種快樂的奮興。他好像覺得剛纔得到，或剛將要得到一種很大的意外的酬報。朋友們散去後，燈都熄滅了。街上的弧光燈的斷續的古怪的閃光照射在天花板與牆壁上，這種閃光穿過高窗子，好像象徵着一切門柵的脆弱，一切防範的不中用。在一間新寓的靜然與孤獨之中，這位貴人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恐怖了。

他是患一種腎臟病的。各種劇烈的感情使他的

面孔與手足都腫脹起來了，使他顯出更重大了。現在，好像一堆腫肉壓得那床的彈簧墊子都彎下去了，他苦於這種病痛，他似乎覺得他的面孔腫脹得不是屬於他身上的東西了。他的腦子老是要想着他的敵人所預備給他的那種殘酷的命運。他把最近發生的那些暗殺的事情，一件一件都記憶了起來，炸彈投擲於像他自己一般高貴而且比他自己的官銜更大的人的身上，把他們的身體分裂為千萬塊，把他們的腦袋彈到污濁的磚牆上，把他們的牙齒都打落了。他記起了這些事情，他便記得好像他的身體是別人的受着可怕的炸擊的身體了。他想像着他自己的手臂離開肩了，牙齒碎落了，腦袋破裂了。他的兩腿擱出在牀上，漸漸麻木了，不動了，脚尖向上直豎着，好像個死人的脚。他吼吼地呼吸，有時還發咳，因為要免掉一切與死人的相似；他動了動，他可以聽得鋼絲彈簧的響聲與綢褥子的繚繚聲。並且，他因為要證明他自己確是活着的，他還用很高很清晰的喉音喚道：

“勇敢的人！勇敢的人！”

這幾個字是說警察，侍衛，兵士，一切保護他的

生命，防止人家行刺他的人。但，他這種聲勢是虛張的，他徒然這樣呼喚，笑那暴徒的失敗；實際上，他還不能自信他已經得救了。他似乎覺得這樣：存在於無政府黨的思想中的死神，無政府黨已經爲他召請了來，盤踞在那裏，非等到那般刺客捉住而安穩地關入牢獄後，這死神是怎麼也不肯退去了。這死神站在對面的屋角裏，不肯離開，也不能離開，好像個服從命令的兵士，被一種莫名其妙的意志征服着在那裏作守衛。

“午後一點鐘，大人！”這句話繼續在他的耳膜上響了起來，有各式各樣的聲音響着，忽兒是戲謔的，忽兒是生氣的，忽兒又是愚頑的。可以說一百隻留聲機在那間房裏，機械的，呆板的，一隻一隻在叫着：

“午後一點鐘！大人！”

這個明天的“午後一點鐘”，一瞬間以前是與別的時辰沒有分別的，現在却已經得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牠從鐘面上跳了出來，開始作一種特殊的生命，把牠自己擴大得像一個大黑幕，把生命隔分做了兩部份。在這個時辰的前後，都沒有別的時辰存在了；只有這個

時辰又逞強又惱人的，得稱爲一種特殊的生命。

國務大人磨着牙，從牀上坐了起來。他是絕對不能睡了。

他把他的發腫的兩手放到面上，清醒得很可怕的想像着他自己，如果他一點也不知道這事情，他將如何明天早晨起來，如何喝他的咖啡，如何穿他的衣服。他自己，或那個幫助他穿軟毛的外套的瑞士人，或那個侍奉他喝咖啡的男僕，沒有一個人會知道這吃早點心與穿衣服都是白費的了，過些時候一切都要被炸彈所毀滅了。……那個瑞士人開門了。……正是他，那個善良的聰明的瑞士人，藍眼睛，豁達的相貌，佩着許多的軍人飾物——正是他親手在開那扇的門了……

“唉！”忽然國務大人高聲叫道；他慢慢地移去了掩在面上的手。他注意地釘視着前面的黑暗處，伸手去開電燈。隨後，他爬了起來，赤着足在這間對於他這麼不慣的新寓中巡行；他找着了別盞電燈，也把來開亮了。這房間變爲明亮愉快了；只有那雜亂的牀舖與瀉落在地板上的被褥還表現出一種恐怖沒有完全

消滅。

他縮在寢衣裏，鬍鬚纏結成一團，面上帶着付生氣的神情，國務大人好像那些患喘哮病的睡不着的老人了。可以說別人爲他召來的死神，已經把他的衣服剝光了，把他與周遭的奢侈品分開了。他沒有穿衣服，便倒在一隻靠背椅裏，眼睛漫視着天花板。

“懦夫！”他用一種侮慢的口氣叫道。

“懦夫！”他是在罵那些警察，祇是幾分鐘前，他是稱他們爲“勇敢的人”的，他們是過分熱心，詳細地稟告他有人要暗殺他的消息的。

“顯然的呀，”他明白的想，“我心裏怕懼，是因為我已經得到了稟告了，因為已經知道了。但，如果我一點也不知道，我便仍舊可以喝咖啡呢。那麼，顯然的呀，這死……但，我是這麼怕死嗎？我患着一種腎臟病，總有一天我要病死的，我是一點也不怕懼，因為我沒有知道什麼時候病死呀。這些懦夫對我說：‘午後一點鐘，大人！’他們以爲我知道了這事情會快樂的呢！……死神便代替這句話，站在對面屋角裏不去了！他不去了，因為我有這個排除不開的觀念

呀！死並沒有多麼可怕，可怕的是一個人知道將要死了。如果一個人絕對確定的知道自己死的時日了，那麼，他是完全不能活下去的了。這些蠢貨還要告訴我：‘午後一點鐘，大人！’”

最近，他病了，醫生都說他要死了，應該預備後事了。他不信醫生的話，而事實上，他也終究不曾死。在他少年時，有一次，他爲了要解脫他的困苦，他已經決心結果他的生命了，他把手槍的彈子也裝好了；幾封遺書也已經寫好了，甚至自殺的時辰也已經定好了，在最後的一刻，他終又反悔了。事情是常常在緊要關頭要發生意外的，所以，人是沒有一個會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死的。

“午後一點鐘，大人！”那些多情的笨伯對他說。他們之告訴他，祇是因爲他的死已經被人家陰謀好了；而他是祇怕知道那可以致死的時辰的。他承認遲早總有一天人家要殺他，但，總不是明天，總不是明天，……他便能夠安心睡眠，好像個永不會死的人……那些懦夫呀！他們愚蠢的好意說“午後一點鐘，大人！”的時候，他們不知道掘了個什麼陷人坑

呢。

國務大人從割心的苦痛，知道了非等到這個從時間的進程中特別分出來的黑暗的可咀咒的時辰過去，他是不會能睡眠，休息，或快樂了。這個時辰的本身很足以毀滅光明而使人陷入恐怖的暗影裏。現在，國務大人醒着，死的恐怖透過他全身，滲過他的骨節，而從各個毛孔裏流出。

國務大人此時已經不想到明天的刺客了；刺客是遺忘在目前的圍繞着他的生命的四周的許多不吉的事情裏了。他此刻一心只怕着那意外的，不可避免的事：中風病，心房的破裂，小動脈忽然無力抵抗血流而像穿在腫脹的手上的手套一般的漲裂。

他的粗的短頭頸，粗得使他自己吃驚；他也不敢看他的腫得要命的手指。雖然剛纔在黑暗中，他却還勉強能動彈以免像個死人，而現在，在這明亮的，寒冷的，不調和的，可怕的燈光下，他却連燃點一支香烟，或捺一捺叫人的電鈴，這樣動一動都恐怖得不能了。他的神經緊張了。頭熱如燒，眼睛血紅而直豎，他窒塞着在那裏了。

忽然，在這濃睡的人家的黑暗中，天花板下，灰塵與蜘蛛網間，電鈴生動起來了。牠的小小的金屬舌頭急打着牠的很響的邊上。牠停頓了一下，隨即又開始作一種連續的可怕的式樣響着。

人都跑攏來了。牆壁上與煤氣燈台上的燈統都點亮了，——牠們增加光明是太少了，但，創造黑影却夠多了。各方面都發現這些影子：從屋角裏浮起來，伸張到天花板上，掛在一切柱子上，移動在牆壁上。這很難懂，一切這些沉默的古怪的無數的影子，從前能夠藏在什麼地方呢——啞默的東西的啞默的靈魂啊。

一陣粗濁的聲音亂七八糟說了一下。然後，他們打電話去請醫生：國務大人病了。他老人家的夫人也一併請了來。

二

判決絞死

警察的預料終究是現實了。四個暴徒，三男一女，帶着炸彈，手槍與爆發機，在國務大人的公館門口，石階附近捉住了；第五個同黨是在她所住的寓裏捉出來的，那寓所便是製造一切兵器與計劃暗殺的場所。并且，在那寓裏還搜出一大堆炸藥與許多凶器。五個暴徒都很年輕，男子中間最大的一個是二十八歲，女子中最小的一個是十九歲。他們便在被捕後關禁他們的場所堡寨裏鞠審；依照這個無情的時代的習慣，鞠審是很迅速，很祕密的。

法庭上，五個人都很鎮靜，但，很嚴肅，很留神；他們對於裁判官是非常的藐視，他們並不願意作一種無用的微笑或假裝一種快樂來表示他們的無畏的精神。他們的鎮靜，足以保護他們的靈魂，足以抵禦陌路人的惡意的凝視的苦痛。有些問話，他們不答覆，有些問話，他們便很單純，簡短，精切的答覆了，他們回答的樣子，好像平常的談話，不像在對裁判官說，却像在對作圖表的統計家說。他們中三個，一女兩男，說出了他們的真姓名，還有兩個不肯宣佈他們的真相，法庭上始終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他們對於一切都顯出一種微茫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是只有那些病態的人或有着非常的心事的人所特有的。他們很快的轉動着眼睛，思索一句忘掉了的有趣的話，等到回復了他們的思想，他們便使他們的眼光到正確的地位，俯視着地上了。

那個最靠近裁判官的被告，已經給他個名字叫西爾基，高洛汶，是一個退職的大佐的兒子，從前也會做過官的。他是很年輕，身段很魁梧，非常勇敢，決不是牢獄或死刑能使他的頰上的色彩暗淡一些，或

使他的藍眼睛的天真爛漫的快樂的表情改變一些的。鞠審的時候，他始終摸着他的叢密的棕色鬍鬚，這鬍鬚，他是新近纔留起來而還沒有摸慣的，他并且一動不動的縮小了眼睛凝視着窗外。

這時候是冬季將快完了，在這時期，風雪與灰色的寒冷的日子裏，那走近來的春天，好像個先驅者一般，有時候竟顯出溫暖的晴朗的一天，或者甚至只一個鐘頭，非常可愛的清新與絢爛，使得那街頭的寒燕快樂得發狂，使得人們舒暢得好像喝醉了酒。現在，從那扇還蓋着一層已往的夏天的灰塵的高窗子裏望出去，可以望見一角奇異的美麗的天空；第一眼看過去，好像是濃厚的銀灰色；第二眼再仔細看過去，似乎顯出一層藍色，一層不褪淡的深藍色，又純潔，又無限的深藍色。這天空並不把牠的美貌猝然袒裸出來，却不慌不忙的戴上了一個澄澈的雲幕，變做可愛得像一個人的未婚妻了。西爾基，高洛汶看着天空，摸着鬍鬚，他的一雙藏在長密的睫毛裏的眼睛，忽兒霎着這隻，忽兒霎着那隻，深深地看着那沒有人知道的東西。有一次，他甚至於快樂得手指也動起來了，

一種真快樂的表情顯現在他的面上，但，他看了看他的周遭，他的快樂便像一塊熒熒的煤炭給人家踏了一腳似的消滅了。只是一剎那間，差不多是沒有經過時間的，他的頰上的紅色馬上變做死人的蒼白色了；他拖出一縷頭髮來，緊緊的，緊得好像夾在虎頭鉗裏的，捏在他的無血色的指頭中間。但，生命的快樂與青春的快樂仍舊是更強的。幾分鐘後，這個青年的臉上，便回復他的本來的神情，而且仍在尋求那春天的天空了。

對着天空看的，還有一個姓莫西亞的不知名的少女。他是比高洛汶更年輕，但，因為她的嚴肅與端莊，以及她的又高傲又忠義的眼睛，外觀上却比高洛汶年紀更大了。只有那個秀美的頭頸與那雙纖麗的手臂，還宣示出些不可捉摸的東西，這東西的本跡便是年輕，并且，這東西還好像一件珍貴的樂器美滿地奏着一種純粹和諧的聲音。莫西亞是非常的蒼白，這種蒼白色是只有那燃燒着一種內心的輝明的烈火的人所獨有的。她很少動作，只對於她的右手的第三個指頭上的一條深痕，新近褪去一隻指環的深痕，時時

作一種別人不大看得出來的感動。她冷靜地看着天空；她的看着天空，只是因為這公共的場所，污濁的廳堂裏的一切都對於她含着敵意，並且，都好像在窺察她的面色。只有這角天空，是唯一純潔的東西，她能夠信任的看 ней。

裁判官都可憐西爾基，高洛汶而憎恨莫西亞。

莫西亞的鄰人，也是一動不動的，兩手合攏着垂在膝間，模樣兒多少有些作假的，是一個姓萬兒納的不知名的人。如果人能夠像撐一扇重門一般撐着自己的面孔，那麼，這個不知名的人便像撐一扇鐵門一般撐着他的面孔了。他認真地看着地板，他這種樣子，究竟是鎮靜的還是很感動的，究竟是在運思還是在聽警察的控告，却委實是說不定了。他的身材很短小，他的容貌是優美而高尚。他給人家一種無限鎮靜的力的印象，一種冷靜的大胆的勇敢的印象。他作簡明的答話時的那種非常客氣的態度似乎在他的談吐中是危險的。別的囚犯的背上，那種囚徒的制服好像是一件可笑的東西，在他却不致於觸目，一望而知這種衣服與這個人是不配的。當別人拿着炸彈與爆發

機的時候，萬兒納雖然只帶一枝可憐的手槍，但，裁判官却都當他是個領導者，特別詳細的鞠審他，他總是很簡短的回答。

他的鄰近，佛仙烈，卡希林，一方面在忍不住死的恐怖，一方面却在拚命的要抑制這種恐怖不讓裁判官看出，在這兩種矛盾的心理之間可怕的衝突着。自從早晨押解到法庭後，他便常被他的心劇跳得窒塞。汗滴連續不斷地發現在他的眉尖額角上；他的兩手也全是冷汗；他的潮溼而冰冷的襯衫黏貼着他的身體，阻滯他的動作。靠一種意志的超人的努力，他纔能維持他的手指不致於發抖，維持他的語聲明晰與他的眼光鎮靜。他毫沒有看見他的四周的東西，他所聽得的別人的語聲，他覺得好像是雲霧中來的樣子，並且，就是他無限努力的激勵他自己所作的確切的口供，他自己覺得也好像是在雲霧中的。鞠審過後，他便馬上忘掉了裁判官的問話了，非但如此，他自己的答話，他也完全忘掉了；沉默與可怕的衝突便復開始了。他的模樣是差不多死了，裁判官便也移開視線，不再去看他了。若要估定他的年紀，是像要估

定一個腐爛的屍體的年紀一般難能的。照他的供狀上說，他是二十一歲。有一兩次，萬兒納暗地裏觸他的足膝，每次他總簡短的回答道：

“沒有什麼。”

他的最難堪的時候，是在他忽兒覺得像一隻受傷的野獸一般忍不住要發出一種不入調的叫喚的時候。然後，他把萬兒納輕輕地一推；萬兒納並不抬起眼來看他，只幽聲的回答他：

“沒有什麼的，佛仙烈。馬上便要過去了！”

第五個暴徒，湯尼亞，高佛卻克，她是憂慮煞了，她用一種做母親的神氣庇護她的同伴。她還是很年輕的；她的頰上的色彩是像西爾基，高洛汶頰上的色彩一般的美好；但她好像是一切被告的母親，她的神氣，她的微笑，她的恐怖，都充滿着慈愛的憂慮與無限的愛情。鞫審的進行，並沒有引起她的注意。她怕聽着她的同伴，看他們是否語聲發顫了，是否他們怕懼了，是否他們要喝水了。

不過，她不忍看佛仙烈，佛仙烈太苦痛了；她只在畢卜畢卜的彈着她豐滿的手指以娛樂她自己。她

用高傲的，尊敬的，驚羨的眼光看着莫西亞與萬兒納，她的面上帶着莊重而嚴肅的表情。爲對付西基爾高洛汶起見，她繼續用她的微笑來引逗他的注意。

“那個親愛的同伴，他在看天空。看呀，看呀！”當她看見他的視線的方向的時候，她這樣的想。

“佛仙烈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怎麼能夠安慰他？如果我對他說，也許這樣子事情更糟了；說得定他要哭起來嗎？”

好像一個靜止的池潭映照着一切的浮雲一般，她的可愛的清秀的顏容映着她的四個同伴的變得無論如何快的一切感情與一切思想。她忘記了她自己也是在受審，也是要判決絞死；她對於這一點總是絕對的漠不關心。那些炸彈與炸藥是她的寓裏搜出來的；這似乎很奇怪，她對警察還放槍拒捕的，並且還打傷了一個警察的頭哩。

鞠審到八點鐘纔終結，正是那一天也要完結的時候。漸漸地，在西爾基與莫仙亞的眼中，那藍的天空銷暗了；不映紅，不微笑，好像個夏天的黃昏一般漸漸暗淡，變做灰色，忽然寒冷的了。高洛汶發出一

聲歎息，伸了一伸腰，抬起他的眼來看着窗，夜的寒冷的黑暗已經很明顯了；他仍舊摸着鬍鬚，回頭去觀察那裁判官，兵士，以及他們的凶器，他與湯尼亞。高佛卻克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莫西亞呢，當太陽已經完全下去的時候，她並不低下眼睛去看地板，只一直望着一隻屋角裏，那地方有一個蜘蛛網搖曳着在那從火爐裏發出來的看不見的暖空氣的急流中；她一直這樣的望着，直望到宣佈判決的時候。

判決之後，這些犯死罪的人，對他們的裁判官道了別，免除他們的煩悶的可憐的昏亂的態度；他們自己便在靠近大門的地方集合一下，作簡短的談話。

“沒有什麼要緊的，佛仙烈！一切都馬上便將過去了！”萬兒納說。

“但，我是沒有什麼要緊的呀，兄弟！”卡希林回答，語聲很強，很切，差不多是快樂的聲音了。事實上，他的面頰也稍微有點色彩了，不再像一個死人的面色了。

“他們碰了鬼了！他們要把我們都一樣的絞死！”高洛汶認真的咒罵。

“這是意料中事。”萬兒納回答，一點也不遲疑。

“明天，最後的裁判完了後，他們把我們幽禁在一間囚室裏，”湯尼亞安慰她的同伴說。“我們相聚在一塊兒，一直相聚到臨刑。”

默默地，帶着付毅然的神氣，莫西亞開步走了。

三

“我一定不絞死的”

暴徒的事情之前兩禮拜，在同一個法庭上，不過，在別的裁判官面前，有一個鄉下人，伊萬揚生，也鞠審了，判決的絞刑。

伊萬揚生，是一個富裕的農家所僱的長工，他也正如他這階級的窮鬼一樣，沒有什麼特別的好些。他是伊索尼亞的偉生勃鄉人，費了好幾年的功夫，他替農家耕田，從這家到別家，轉徙過來，漸漸地接近這京城。他只很少的有一點兒俄國智識。因為沒有一個他的同鄉住在他的鄰近，又因為他的僱主是一個俄

國人，名叫拉查雷甫，所以，揚生沉默着不講話差不多有兩年了。他很難得對人或對畜生說一句話的。他牽馬去飲水與裝馬鞍的時候，總不會對馬喚一聲的，總是懶洋洋的在馬前用短的踟躕不進的步子走着。若是馬要跑起來的時候，揚生也一點兒不做聲，只是用他的有力的鞭子很很的打着。喝了酒後，他的冷酷的邪惡的頑性，更要變得瘋瘋癲癲。馬棚裏的鞭撻聲與他的木屐在地板上的磨難聲，甚至農家住宅裏都可以聽得清楚。他的主人責罰他的虐待馬，起初也着實打過揚生，但，畢竟不成功矯正他的頑性，後來也就置之不問了。

每月總有一兩次，揚生要喝醉，尤其是當他送主人到火車站去的時候，他要喝醉。他的主人一上了火車，揚生便走開了一點兒路在暗地裏等待開車。

火車開後，揚生便馬上回到火車站，在小酒店裏喝了個飽滿。他騎着馬回家去，路程有七哩，殘酷地鞭撻着那匹不幸的畜牲，放寬了韁繩，嘴裏叫喚着些不知什麼伊索尼亞地方所用的芬蘭話。有時候，他一陣描摩不出的瘋癲，苦痛與熱狂，露着牙齒不做聲了，

便好像個盲人在狂馳，他也不照顧路人，也不欺侮路人，只是縱上縱下的維持他的狂馳。

他的主人也曾經要斥退過他，但，一則，因為揚生不求大工資，二則，因為揚生的同伴也不見得比揚生好些，所以，終究仍舊僱用他在那裏。

有一天，揚生接到了一封從伊索尼亞來的信；但，因為他是目不識丁的，他的近旁又沒有個人懂這文學，揚生真冷淡得野蠻，便把這封信投到垃圾堆去了，他好像不知道這封信是帶着他家鄉的消息來給他的。女人，他似乎是需要的，他曾經向僱在農家的那個姑娘去求愛過。但，因為他生得短小，又滿面難看的雀斑，所以，她拒絕了他。從此之後，他便讓她一個兒，再也不去理她了。

揚生，雖然講話很少，但他却繼續不斷地在聽的。他聽那荒涼的雪田，點綴着冰凍的肥料堆，好像積雪的墳塋；他聽那湖藍澄清的長天與朗朗發響的電杆。只有他一個人懂得那田野與電杆在說些什麼。他也聽人們的談講殺人打劫放火的故事。

有一夜，這鄉村裏，小禮拜堂的鐘忽然幽幽地悲

鳴了起來，接着便火光通紅了。不知那兒來的強盜打劫鄰近的農家。他們把物主夫婦倆都殺了，並且，還放火燒了房子。這件事使揚生的農家萬分憂慮了起來：日夜放狗巡防；主人還常在床頭放着一枝槍。他也要把一枝舊槍給揚生，但，揚生拿來研究了一下，便搖搖頭不要牠。那個農夫不知道揚生有他的芬蘭刀比這件銹舊的兵器靠得住多着哩。

“這東西是要把我自己的性命送了的！”揚生說。

“你是個懦夫，伊萬！”

一個冬天的晚上，別的長工都到車站去了；這個怕槍的伊萬，揚生竟犯了打劫殺人與強姦婦女的事了。他這件事幹的簡單得真可駭。他把農家的僕人關在廚房裏後，便懶洋洋地好像快要睡死的樣子，從他的主人背後走了上去，便拔出刀來在他主人的背上戳了幾下。農夫暈倒了；他的妻便哭叫跑跳起來。揚生一手執着刀，露出了牙齒，便動手搜羅箱籠抽屜。他尋洋錢；忽然，他好像剛剛第一次看見主婦的樣子，一點也沒有預思的，便跳過去抱住她強姦了起來。但，這時候，他的刀卻放手了；因為那個婦人的氣

力比揚生大，所以她非但能抵抗揚生，她并且還把他的喉嚨叉了個半死。正在這時候，農夫卻甦醒了，僕人們也破了廚房的門而奔來了。揚生便拔起腳來逃走。一個鐘頭後，他們捉住他，那時，他正在馬棚的角裏蹲着劃火柴。他是要放火把那農家燒了。

幾天後，農夫死了。揚生便鞠審，判決了絞死。在法庭上，人家說他一點也不畏懼，好像沒事人的樣子，用一隻小手指挖着他的鼻子。只有那些人，禮拜日在禮拜堂裏曾經看見過揚生的，纔能夠懸想他的面目似乎已經修飾過一番了；他戴着一條齷齪的紅色絲領帶；他的頭髮，有些地方很黑很滑，有些地方卻打成細結，好像一片不耕的荒田上的稻草。

當絞死的判決詞宣讀時，揚生忽然動起感情來了。他面色漲得緋紅，連續不斷地把他的領結解開又打上，好像領結使他窒塞着的樣子。然後，他莫名其妙的搖動手臂，對那個宣讀判決詞的主席的裁判官叫道：

“她說我一定要絞死的。”

“她？誰呀？”主席的裁判官語音很低濁的問。

揚生指着主席的裁判官，偷偷地望着他，憤憤地回答：

“你！”

“喂？”

隨後，揚生的視線便向別一個裁判官，這個裁判官，揚生是認他爲朋友的，揚生重複的說°

“她說我一定要絞死的。我一定不絞死的。”

“把這個囚犯帶了去。”

但，揚生仍舊還用一種自信的嚴肅的口氣在咕嚕着：

“我一定不絞死的。”

揚生又開了手指表示着怒容，他要裝出付嚴重的神氣，但，終是裝不成，他顯得這樣蠢笨：那憲兵在嚴厲的命令之下帶他去的時候，還低聲對他說：

“喂，你呀，你是個有名的懦夫！”

“我一定不絞死的！”揚生固執地反覆說。

他們把他仍舊收在牢獄裏，在這牢獄裏他是已經住了一個月了，已經住得很習慣了，好像他對於一切的東西：打馬，喝酒，以及聽那點綴着坟墓樣的肥

料堆的荒涼的田野，一般的習慣了。他甚致於快樂了起來，現在得復見他的囚床，復見他的格子窗，復得吃他們給他的東西；他從今天早晨解到法庭後，到現在還沒有吃過東西哩。在法庭上所發生的可悲的事情，他一點也不知道去想想。他完全沒有絞死是怎麼一種死法的觀念。

衛兵提醒他道：

“喂，兄弟，你是要絞死的呀！”

“什麼時候他們要絞死我呢？”揚生用懷疑的口氣問。衛兵沉思了一下。

“唉！等幾天，兄弟；你還須要有同伴呢；他們不會只爲了一個人而麻煩的，尤其是像你這樣的一個小人物。”

“那麼，什麼時候呢？”揚生堅持的追問。

他並不生氣他們不肯單爲絞死一個人而麻煩；他不相信這種老實話，他只想着他們要廢除絞刑而赦免他。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衛兵重複說。“絞死一匹狗是什麼時候都不成問題的呀，人家只要把牠帶到

草棚後面打一下便送終了！你是不是喜歡這樣，懦夫？”

“什麼話，不，我不喜歡這樣！”揚生含着快樂的佯笑很快的說。“是她說我一定要絞死，但，我，我是並不要絞死呀！”

這也許還是他的生命中的第一次，他開始笑——一種癡愚的大笑，快樂得卻很可怕。他好像一隻鵝般呷呷的叫起來。衛兵皺着眉頭吃驚地看着揚生：這種癡笑，在一個要絞死的人方面，是侮謾那牢獄與絞架，而使得牠們成爲可嘲笑的了。忽然，那個老衛兵，他是一生都生活在牢獄裏，而奉牢獄的法律爲天經地義的，他好像覺得牢獄是一個瘋人院一類的東西了，並且，在這瘋人院裏，那個老衛兵自己是第一個瘋人了。

“你碰了鬼了！”他說着，吐了幾口唾液。“爲什麼你露着牙齒呀？這兒又不是酒店！”

“我，我不要絞死呀！哈！哈！哈！”

揚生老是大笑。

“魔王！”衛兵回答道，便自走開了。

揚生一整夜都很安靜，甚至可以說是很快樂的。也老是反復地說他的一句老話：“我一定不絞死的”，可以斷定說，他是沒有機會憂慮的。他的罪，他是早已忘記久了；有時候，他不過有一點兒遺憾，他與那個主婦沒有強姦成功。但，不久，他也便不再想到此事了。

每天早晨，揚生總要問什麼時候絞死，每天早晨，衛兵總憤憤地回答：

“你的時候還多着呢。”在揚生要癡笑之前，他便急急的跑去了。

感謝這種老僧常談的對話，揚生便自信絞刑是永遠不會實行了，他整天的躺在囚床上，海闊天空的夢想着那荒涼的雪田，火車站上的小酒店，以及比這些東西更渺茫更光明的東西。他在牢獄裏是吃得很好的，他的身體也胖起來了。

“現在她會愛我了，”當他想到他的主婦的時候，他自語着。“現在我是長得像她的丈夫一般胖了。”

他只有一個希望——喝了酒後騎着馬在路上盡量的狂馳。

當那般暴徒捉住了時，全牢獄裏也都知道此事的。有一天，揚生照例提出他的老問題，衛兵猝然怒聲的回答他：

“不久了。我想，不過一禮拜吧。”

揚生的面色忽然發白了；他的晶澄的眼光也變爲非常的呆滯，好似他睡着的樣子了。

“你在開玩笑嗎？”他問。

“從前你能夠等待這日子的到來，現在你倒說我在開玩笑了。這裏是不准開玩笑的。只有你纔喜歡開玩笑，但，我們是不准開玩笑的。”衛兵神氣活現的回答；隨即走出去了。

天將晚的時候，揚生已經消瘦許多了。他的皮膚，幾天來養得很光滑的，現在又縮做了千萬條縐紋了。他什麼東西都一點也不注意；他的舉止也滯鈍得很，每一次頭的顛動，每一個手勢，每一舉步，好像都是很困難的，都要預先深深思考過纔行的。夜裏，揚生直挺挺的身尙在他的囚床上，但，他的眼睛卻沒有合攏；一逕睜開着直到天明。

“唉！”第二天衛兵看見他的時候，驚喚道。

衛兵感着一種做成了一樁新成功的經驗的學者的滿足，不慌不忙的用心研究這個死罪的囚犯；現在是一切都合於習見的式樣了。魔王已經被羞恥所征服了，牢獄與絞架的神聖仍舊是顯明了。老衛兵便寬恩的甚至充滿着十分憐憫的問道：

“你要會見什麼人嗎？”

“爲什麼？”

“當然是訣別呀……例如，對你的親娘，或對你的兄弟。”

“我一定不絞死的，”揚生低聲說，對衛兵斜瞥了一眼。“我不要絞死呀。”

衛兵對他望着，一點不做聲了。

到日暮時，揚生安靜了一些了。那天天氣是很平常，多雲的冬季的穹窿也非常的正式，走廊下的腳步聲與談話聲也非常的熟悉，這使揚生不再相信死刑了。從前，他覺得夜裏不過是一個黑暗的睡眠的時間。但，現在，他是想到了夜的可怕的特性了。一個人若要不信死，一定要見聞些四周的習見的生命行徑：步聲，語聲，光明。現在他對於一切都覺得似乎異

樣了；這種沉默，這種憧憬，好像已成爲死神的憧憬了；他覺得不可避免的死是已經近了；他迷迷惑惑的爬上了絞架的第一級了。

白晝與黑夜帶着他交替於希望與恐怖之間；這樣一直到那晚上他知覺得那不可避免的死便在三天後日出時舉行。

他是從未曾想到過死神的；死神對於他是沒有現形過的。但，現在他卻清楚地覺得死神跑到他的囚室裏來了，在摸索着找他了。爲了要逃避死神起見，他便跑起來了。

這囚房是非常狹小的，屋角似乎要推他到中央去。他到處都不能躲藏。有幾次他撞着牆壁；有一次他竟衝到了門上。他站不住仆倒了，背朝着天；他覺得死神的手已經捉住他了。他的面孔貼着地板，觸了一臉的柏油泥灰，揚生恐怖得叫喚起來，直叫到有人來救他。他們把他扶了起來，安置在囚床上，用冷水來噴他，這時候，他還不敢把眼睛全睜開來。他只半開了一隻眼睛，看見了他的囚室的空洞的光亮的一角，隨後，他仍舊駭怕得叫喚起來了。

但，冷水是有效力的。衛兵，總仍是那個老衛兵，好像做父親的式樣還在揚生的頭上拍了幾下。這種生命的感覺便把死的思想驅除了。這一夜揚生便熟睡了。他直挺挺的面朝着天，張開着嘴，鼾聲很響很拖長。他的半開的眼皮裡，顯出一隻微白的無光的死眼睛，看不見一點瞳神。

白晝，黑夜，語音，腳聲，菜湯等，一切東西都變爲使他陷入連綿不斷的恐怖中了。他的柔心担不住那古怪的衝突，一方面是菜湯的閃光和香氣，一方面是事實上兩天後便要死了。他一點也不想什麼了；他甚至時辰也不計算了；他只是衝突着在今日生，明朝死的思想中而被恐怖所征服了。他一點也不吃東西，一點也不再睡眠了；他整夜膽怯地坐在一張凳上，兩腿盤在下面，或用做賊樣的步子在囚室裏走上走下。他顯出一種張大了嘴巴吃驚的態度；就是一件極平常的東西取到他手裏，他預先一定也是要很吃驚的觀察過一下的。

獄卒都不再注意他了。他的狀態是犯死罪的囚徒的普通狀態，在沒有自己親身經驗過這種狀態的

獄卒看來，這種狀態好像是一匹被一棒打倒的牛的狀態了。

“他是已經失去知覺了；現在他到死都不會再感覺到什麼了，”衛兵的有經驗的眼睛觀察着他而說。
“伊萬，你聽得嗎？喂，伊萬！”

“我一定不絞死的！”揚生回答，聲音很無生氣；他的下顎落開了。

“如果你不殺人，人家也不會絞殺你的，”獄卒長——一個佩着徽章的高大的少年人——叱他道。“竊盜，還殺了人，你不要絞死啊！”

“我不要絞死！”揚生回答。

“喂，你不要絞死，那是你的念頭罷了。但，與其講些無用的廢話，還不如整理整理你的東西吧。你總還有些東西的呀。”

“他是一點也沒有東西的呀！一件襯衫和一條褲子！還有一頂皮帽！”

時間便這樣的過去，到禮拜四。禮拜四半夜裏，一大羣人走到揚生的囚室裏，一個戴着肩章的人便對他說：

“預備！現在是出發的時候了。”

總是慢吞吞的，總是懶洋洋的，揚生把一切所有的東西都穿戴起來，把他的齷齪的領結打好在他的頭頸上。這時候，守着揚生穿戴，那個戴肩章的人，吸着一支香煙，對他的助手說：

“今天多暖呀！是春天了！”

揚生的眼睛閉攏了；他是在瞌睡了。衛兵便叫着：

“喂！喂！幹快些！你要睡着了！”

忽然，揚生不動了。

“我一定不絞死的，”揚生懶洋洋地說。

他很服從的開步走了，聳着他的兩肩。天井裏一陣潮溼的春氣忽然使他感覺到了；他的鼻子便流涕起來；這時是開凍的時候了；有節奏的水滴發出一種悅耳的聲響。當憲兵爲揚生登上了一輛黑暗的馬車，憲兵蹲下而托出了刺刀後，揚生便懶洋洋的用手指摸摸流涕的鼻子下面，或整理整理他的打得很壞的領結。

四

我們奧蘭人

鞠審揚生的那隻法庭，同日還判米卻爾高路培子絞刑，他是大家叫他爲采薊人，米卻嘉的，是愛列支縣的奧蘭鄉人。他們控告他最近的罪狀是打劫後還暗殺三個人。他的從前的事情是不得而知。有一大篇糊裏糊塗的證據證明他并且是別的命案中的一份子。他直認不諱是一個竊盜，他的痛快的諷刺語竟壓倒了那些時髦的巍然自居於“掠奪階級”的人：他的最近的罪狀，他很爽快他供了個詳細。但關於從前的事情，他卻只回答道：

“去問那野田裏吹過的風罷！”

如果他們再要逼問他，他便取了一種莊嚴的態度。

“我們奧蘭人都是暴徒，都是全世界強盜的祖宗，”他用一種堅定的法官的口氣說。

他們給他混號采撈人，是因為他的相貌與他的偷竊的習慣的緣故。他是瘦而異樣的黑；黃斑生滿在凸出得和韃靼土人似的他的顴骨上。他有一種轉動眼珠的特別方法，使人看了好像馬眼睛。他的眼光是又迅速又銳利，充滿着恐怖的意味。他的迅速的眼光所瞥到的東西，便好像少了些了，一部份給他拿了去而走動了原狀了。人家躊躇着要吃一支香煙，給他瞥見了，便好像這支香煙已經到了他的嘴裏了。他特別的好動性，忽兒使他絞扎得像塊團縐的手帕，忽兒使他爆發開來好像一簇星火。他喝起水來差不多要用水桶來喝的，好像馬喝水。

當裁判官問他的時候，他便很快的抬起頭來，一點也不遲疑，甚至是很高興的樣子回答道：

“真的呀！”

有時候，要加強他的語氣，他把R字母轉得很圓。

忽然，他跳躍起來，對那主席的裁判官說：

“許我呼嘯嗎？”

“爲什麼？”裁判官吃驚的喚道。

“那幾個證人說我與同黨打暗號的；我要給你看我是怎麼弄的。這是非常有趣的。”

裁判官有些心亂，便允許了他的要求。采辯人便馬上把四隻手指，每手兩指，放到他的嘴裏去；拚命地轉動眼珠。法庭上沉沉的死氣便代替了一種真真野蠻人的呼嘯了。一切都在這種刺耳的聲音裏，一半是人聲，一半是獸聲；雜有受難者臨終的苦痛與刺客的野蠻的歡樂；一種威嚇與求饒的混合聲，彷彿在一個風雨蕭條的秋夜，悲慘的幽寂與黑暗之中響着。

裁判官搖搖手；采辯人便遵命不做聲了。他好像個藝術家剛唱完了一齣難唱的拿手好戲，坐了下來，用衣服揩乾他的溼手指，帶一種滿足的神氣望着觀衆。

“好凶的竊盜！”一個裁判官摸着耳朵而說。但另

一個裁判官，他也生着一對韃靼土人的眼睛，像采撈人的眼睛一樣的，卻做夢一般在望着遠方，望過這個竊盜的頭而含笑道：

“真是有趣得很。”

裁判官一點也不憐恤，便判決了采撈人的絞罪。

“好公正！”宣讀判決詞的時候，采撈人說。

隨後，采撈人便回轉頭去帶着浮誇的神氣對衛兵道：

“喂，我們去罷，懦夫！把你的槍捏得牢些，我要奪你的哩！”

那個衛兵認真的胆怯地望着他；隨即和他的同伴作會心的一瞥，然後看看槍是否實彈。還有一個衛兵也同樣弄了一下槍。一路上到牢獄去，那衛兵好像覺得不是在走，卻是在飛的樣子；他們被那個犯死罪的囚犯牽引得完全不知道路程，氣候，以及他們自己了。

采撈人米卻嘉如揚生一樣，於絞死之前在獄中幽禁了十七天。那十七天光陰卻過去得像一天一般速，他只充滿着一種思想，想逃走，自由，生活。采撈

人的那種騷亂的不可壓制的精神，被牆壁，鐵柵與一點看不出東西的陰暗的窗子所窒塞了，而且全力的把米卻嘉的腦袋發燒起來。好像喝醉了酒一般，輝明的卻殘缺不全的妄想，在急旋，衝撞，而滲入他的腦裏；這些妄想都作一種盲目的不及抵抗的迅速移動，而趨向於同一個結果：逃走，自由，生活。采荷人常常把鼻孔張大得像馬鼻一般去嗅空氣；他好像嗅着了苧蔴的濃厚的煙火氣了。有時候他在囚室裏轉動得像隻陀螺，一刻不停地察看牆壁，用手指去觸觸或量量，他的眼中把天花板打破了，他的心裏把鐵柵截斷了。他的這種騷動對於窗外看守他的那個兵士是一個苦痛的源泉；好幾次那個兵士作開槍的姿勢來恐嚇他。

夜裏，采荷人睡得很熟，差不多一動不動，在一種安定的卻有生命的靜止狀態，好像個暫時停止的流泉。但，當他一跳出了牀，他便馬上謀劃，摸索，研究了。他的手老是乾熱的。有時候，他的心忽然冰凍了，好像人家把一塊新鮮的冰放在他的胸口，不融解而使他的皮膚起一陣一陣的寒悚。在這樣的時候，他

的本來黑色的皮膚變得更黑了，黑得成爲古銅的青黑色了。然後，一陣古怪的痙攣征服了他；接着，他便一聲呼嘯，露出了牙齒，亂吐起唾液來。他的說話便便說不完的咕嚕起來；他的思想敏捷得連他的舌頭也來不及轉動了。

有一天，衛兵長後面隨着一個兵，走到他的囚室裏去。衛兵長斜視着地上濺滿的唾液而惡聲的說：

“看，他把囚室弄得這麼髒！”

采辯人很快的回答道：

“你，你這昏蛋，你把全世界都弄髒了，我還沒有對你說一句話呢。爲什麼你倒和我搗蛋起來了？”

衛兵長照樣惡聲的命他做執行絞刑者。采辯人露出了牙齒哈哈大笑道：

“他們這樣找不到人啊！那是不壞的呀！去絞人去罷！唉！唉！有了頭頸與繩索，沒有人去絞！我的上帝，那是不壞的呀。”

“他們要把你的生命酬勞你哩！”

“我也正要這樣說：我死後是難能作絞人的玩意兒呀！”

“喂，你怎麼說，願不願意呢？”

“這裏他們怎麼絞法的？大概他們偷偷地把人絞死的罷。”

“不，他們是奏着音樂絞人的！”衛兵長敏捷的說。

“懦夫！當然是須要音樂的……像這樣……”

他便唱起一支銷魂的曲調來。

“你完全是瘋了，我的朋友！”衛兵說。“來，認真的說，你究竟決心怎麼樣？”

采荷人露出了牙齒道：

“你心急嗎？等一會兒回來，我對你說罷！”

現在，征服采荷人的那些不完の妄想中，又加上了一個新的念頭了：做一個執行絞刑者是多麼快樂啊！他對自己清楚地描摩，法場上黑壓壓的站滿了看客，絞架上，采荷人穿着大紅衫，捏着大斧，走前走後。太陽輝耀着人頭，歡映着大斧的快口；一切都非常快樂，非常熱鬧，甚至那將要被殺的人也在微笑。人叢的後面，還可以看見馬車與馬的鼻子；鄉下人都上城來湊熱鬧。田野是無限的平遠。采荷人這樣想

像着的時候，舐着嘴唇，亂吐唾液。忽然他覺得好像他的皮帽下落來掩住了他的嘴了；眼前一陣昏黑；他的呼吸急促了；他的心變做一塊冰了，全身又寒悚起來了。

衛兵長走回來了兩次；采辯人仍是露着牙齒答道；

“你好性急啊！過一回兒再來！”

終於一天，獄卒走過他的窗口的時候，對他道：

“不識抬舉的東西啊，你是失了機會了。他們已經另外找到別人了。”

“你碰了鬼了！去，你自己去做執行絞刑者罷！”采辯人回答。從此以後，他便不再夢想他的職業的威武了。

行刑的日期愈接近，他的破裂的妄想衝動愈難堪了。采辯人很要立定，站穩，但，那種兇猛的急流衝動着他，弄得他沒有機會能把持住一點東西；因為一切都在漩渦中急旋。他的睡眠也變做不穩了；他有許多新的不像樣的幻想，如圖畫中畫得不整齊的磚塊一般的不像樣，這種幻想是比他從前的妄想更衝動

得厲害了。這種幻想不再是一種急流，却是一種從無限高處落下來的瀑布急旋於光怪陸離的全世界。從前采荷人生着一臉還算修得很好的鬍鬚；現在牢獄裏，他只好任牠長起來，長得一臉又黑又粗的短鬍，給了他一付老相了。實際上，采荷人有時候是失了知覺了。他在囚室裏轉動着，完全失了知覺的不絕地摸索那粗糙的牆壁。他還常常喝很多的水，好像一隻馬一般。

有一晚，他們正在點燈的時候，采荷人又開着四肢仆倒在囚室的中央，開始作一種像狼一樣號叫。他這樣做是很認真的，好像在主演一齣必需的重要戲劇。他把肺部脹滿了氣，然後作一種拖長的顫聲號叫着把氣慢慢地吐出來。他緊皺了眉頭，很用心的聽他自己的聲音。叫聲的非常的顫抖似乎只要一點兒努力罷了；他一點也不懈怠；他使這種野獸般的叫聲中每個音節都很嘹亮，充滿着說不出的苦痛與恐怖。

忽然，他停止了，靜默了幾分鐘，沒有站立起來。他便好像是在對地說話的樣子咕嚕道：

“親愛的朋友們，好朋友們……親愛的朋友們

……好朋友們……有地洞……朋友們！我的朋友們！”

他說一句，便聽一句。

他跳了起來，拚命滔滔地咒罵了足足有一個鐘頭。

“碰鬼了，你們這般惡棍！”他轉動着血紅的眼珠罵道。“如果我一定要絞死的，那麼，便來絞我罷，省得………唉，你們這般昏蛋！”

那個守衛他的兵，面色變做像鉛粉一般白，氣惱恐怖得要哭出來了；他用鎗口擊着門，帶哭音叫道：

“我要開槍打你了！老天在上，你聽得嗎？我要開鎗打你了！”

但，他是不敢開鎗的；他們非碰到暴動，是決不對判決死刑的囚犯開鎗的。采荷人還是在磨牙，咒罵，吐痰。他的腦子絞扎在生死關頭，碎裂得好像塊乾泥了。

深夜裏，他們來帶他到絞架去的時候，他回復一點生氣了。他的頰上也有了些血色了；他的眼珠的那種習慣的轉動，帶一點兒野蠻的轉動，也仍舊閃光起

來了；他便問一個官員道：

“誰絞我們？新手嗎？他弄慣了沒有？”

“你不必管這種事自擾了，”那個人回答。

“什麼？不要自擾啊！並不是你老人家去絞死，是我呀！至少不要節省塗活結上的肥皂；有國家出錢買呢！”

“我求你住口了罷！”

“你們看，這個人在牢獄裏把肥皂都用完了；看他的臉擦得多麼亮呀。”采璠人指着衛兵長繼續道。

“靜些！”

“不要節省肥皂呀！”

忽然，他笑起來，他的脚麻木了。當他走到天井裏時，他却還能夠叫道：

“說呀，那邊！你們站在那邊的人，帶我的馬車過來！”

五

“吻他，莫做聲。”

五個暴徒的最後判決宣佈了，而且決定在同日行刑。這五個犯死罪的人並沒有得到行刑日期的正式通告。但，他們却早已知道不久便要絞死了，照習慣上，便是在同日的夜裏，或者，至遲也不過遲一天的夜裏罷了。當地們得到了命令叫他們會見他們的家族的時候，他們便會意了，死刑即定在禮拜五的黎明時候了。

湯尼亞高佛卻克是沒有近的親人的。她只知道有些遠親戚住在小俄羅斯，他們也許全不知道這鞫

審或判決呢。莫西亞與萬兒納不願宣佈他們的真相，不要會見他們的任何人。只有西爾基高洛汶與萬仙烈卡希林要會見他們的家族。他們倆想到這次會見，都覺得非常的可怕，但，他們又沒有勇氣拒絕一次最後的談話，一個最後的接吻。

西爾基高洛汶傷心地想到這次會見。他是很愛父母的；最近他還去看過他們的，他想着現在是要作怎樣的會見時，他真是恐怖極了。絞刑的本身即使是怎麼醜惡，怎麼狂亂，在他的想像中却還不及這短促的不可意想的幾分鐘會見的難以思索，這幾分鐘是好像與時間分開，與生命分開的。怎麼辦呢？說些什麼話呢？最簡單的習慣的式樣：握手，擁抱，說“你好嗎，爸爸？”他覺得這些動作都古怪的，不近人情的，狂愚的無意思，都是非常的可怕。

最後判決之後，他們便不把這五個犯死罪的人關在同一間囚室了，這是湯尼亞希望要分開來的。西爾基從早晨到會見他的父母的時候，老是在囚室裏走來走去，摸着短鬚，態度很可憐的畏縮。有時候，他忽然站住了，把肺部吸滿了氣，然後，好像一個剛在

水中伏了很久 的游泳者一般，把肺中的氣吐出來。但，因為他的身體是很康強的，又因為他的少年的生命是很深植在他的身體內的，所以，就是在這極苦痛的幾分鐘當中，血液仍舊是在他的皮膚下面奔流，他的頰上也添了血色；他的眼睛也不失他本來的輝明。

一切都比西爾基所預料的更好；他的父親尼古拉西爾基維克，高洛汶，是一個退職的大佐，先走到那間會客的房子裡來。他的一切外表都是白色，而且是同樣的白色：面部，頭髮，鬍鬚，手，一般的雪白。他的洗刷得很清潔的舊衣服有揮發油的氣息；他的肩章似乎是新的。他用一種很穩的大步踱進來，身體挺得很直。他伸出乾枯的白手而高聲叫道：

“你好嗎，西爾基？”

他的後面，便是母親，用短步子走進來；她面上有一臉異樣的微笑，但，她和兒子握手却握得太厲害了，他也高聲叫道：

“你好嗎，西爾基？”

她吻了他後，便坐下來，一言不發。她並不投到兒子的懷裏去，她也不作西爾基所期待的號哭。她吻

了他後，便坐下來，一句話也不講。她甚至用顫抖的手去弄平她的黑絲袍的摺痕了。

西爾基不知道那個大佐上一晚把這次會見的動作，足足練習了一夜呢。“我們一定要使兒子最後的時間光明些，不要使他苦痛，”大佐決心這樣；便萬分用心的思量早晨會見中的每一句話，每一舉動。但，有時候，在他練習的進程中，他忽然心亂了，他忘了所預備的說話了，他便倒在沙發角裏很痛心的哭起來。第二天一清早，他便教他的妻怎麼行事。

“最要緊，吻他，莫做聲，”他重複地叮囑她。“你可以等一會兒再說，等一會兒；但，吻他之後，莫做聲。你千萬不要吻他之後，馬上便開口講話，你懂得嗎？不然，你便要說出你不應該說的話來了。”

“我懂了，尼古拉，西爾基維克！”母親含淚答道。

“不要哭！上帝可以保住你不哭嗎！不要哭！如果要哭，你便殺他了，娘！”

“爲什麼你自己在哭呢？”

“和你在這裏爲什麼不可以哭呢？你一定不要哭，你聽得了嗎？”

“知道了，尼古拉，西爾基維克。”

他們便登上馬車出發了；靜默的，曲背的，衰老的一對；在城市的歡笑聲中，他們只沉沒在他們自己的思想裏；這時候是大齋前的狂歡節，街上人山人海，萬分熱鬧。

他們坐了下來。大佐假裝着一付泰然的態度，他的右手插在胸前的衣襟裏。西爾基坐了一刻後；他的目光看着母親的皺紋的面孔；他忽然站了起來。

“坐着吧，我的乖西爾基！”母親懇求說。

“坐着吧，西爾基！”父親也跟着道。

他們沉默着。母親裝着一臉異樣的微笑。

“我們多麼設法救你啊，西爾基！你的爸爸……”

“這是不中用的，我的好娘！”

大佐確定的說：

“這是我們的天責，應當這樣做的，你可不以為你的父母拋棄你不管了。”

他們又沉默了。他們都怕說話。好像說話的每個字都失了本來的意義，而只含着一種意義：死。西爾

基看着那件有揮發油氣息的清潔的外套，他想：“他現在是沒有人服侍了；他一定須自己洗刷衣服了。怎麼我從沒有看見過他洗刷外套呢？也許他就在今天早上洗刷的。”忽然，他問道：

“我的妹妹呢？她好嗎？”

“尼娜卻克是一點也不知道！”母親很快的回答。

但，大佐馬上阻斷她的話，他說道：

“這樣騙他有什麼用呢？他是看報的……讓西爾基知道那……一切……他自己……所想的……以及……”

他說不下去了。忽然，母親的面孔緊縮了，態度慌亂了。她的失神的眼睛睜得非常大了；她的呼吸漸漸急促了。

“西爾……西爾……西爾……西爾……”她沒有動嘴唇，反覆的說；“西爾……”

“我的好娘！”

大佐搶上了一步；全身發抖了，他一點也不知道他自己的面色，已經蒼白得像死人一般了；他還拚命的假裝鎮定，對他的妻說：

“莫做聲，不要使他苦！不要使他苦！不要使他苦！他一定要死了！不要使他苦！”

她已經怔住了，不做聲了，他却還在用顫抖的手撫着胸口，反覆的說：

“不要使他苦！”

他退後了一步，仍舊把右手插在胸前的衣襟裏；作了一付勉強的鎮定的表情，用他的土色的嘴唇高聲問道：

“什麼時候呢？”

“明天早晨，”西爾基答道。

母親看着地板，咬着嘴唇，好像她沒有聽得他們的談話。當她說出下面幾個簡單的字的時候，她似乎還在咬着嘴唇呢。

“尼娜却克叫我代她吻你，我的乖西爾基！”

“代我吻她！”犯死罪的人說。

“喂！那些却復斯朶甫人也叫我代爲致意……”

“他們是誰呀？唉！是的……”

大佐阻斷他們的話，插嘴道：

“喂，我們須去了。起來，娘，現在須去了！”

兩個男人把那個失了神志的婦人扶了起來。

“你對他告別！”大佐命令道。“你替他祝福！”

她照話一一做了。但，當她和兒子作了一個短促的接吻，替他劃了十字後，她便搖頭，精神錯亂的反覆說道：

“不，不是這樣的！不，不是這樣的！”

“上帝保佑你，西爾基！”父親說過。他們握過了手，便交換了一個短促的却是熱烈的接吻。

“你……”西爾基開口道。

“喂？”父親顫聲問。

“不，不是這樣的。不，不！我要說什麼呢？”母親搖着頭，反覆的說。

她復坐下了，身體幌動着。

“你……”西爾基開口道。忽然，他的面孔顯出了哭形，好像個孩子一般側轉着頭，熱淚充滿他的眼裏了。他從自己的晶澄的眼簾內望去，看見他旁邊的父親的蒼白的臉上也在流淚了。

“爸爸，你好硬心腸呀！”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困惑的大佐說。忽然，好

像一切都破裂了，他站立不住了，他的頭倒在兒子的
肩上。彼此便熱烈地接吻起來，父親在白髮上受到接
吻，兒子在肩上受到接吻。

“我呢？”忽然厲聲喚問。

他們看見：母親又站立起來了，強轉着頭，氣惱
的，幾乎是憤恨的守着他們。

“你怎麼了，娘？”大佐叫道。

“我呢？”她重復說，拚命的搖着頭。“你們兩口兒
擁抱，我呢？你們是男子漢，是不是？我呢？我呢？……
…”

“娘！”西爾基投到她的懷裏去了。

大佐的最後的話是：

“我祝福你的死，西爾基！勇敢的死，好像個軍官
一般勇敢的死！”

他們去了……西爾基回到他的囚室裏，躺在
他的囚牀上，面朝着牆壁，不被兵士看見，一個兒哭
了好久。

.....

佛仙烈，卡希林的母親是一個兒去會見他的。父

親是一個富商，不肯伴她去會見兒子。當這個老婦人進來的時候，佛仙烈正在囚室踱着。雖然天氣頗熱，但她却冷得發抖。他們的談話是簡短而沉痛。

“你不應該來的，媽媽。爲什麼我倆還要多受這一番苦呢？”

“爲什麼這件事，佛仙烈？爲什麼你幹這件事呢，我的兒？上帝呀！上帝！”

老婦人哭了，用她的黑絲包頭巾來抹着眼淚。

因爲他和他的兄弟，素來對他的母親很不好的，她不過是不能瞭解他們的一個頭腦簡單的婦人，所以，他站住了，打抖着，厲聲對她道，

“就是這樣，我知道這是應該做的。『你是一點不懂的，媽媽，一點也不懂的！』”

“很好，我的兒。你怎麼了？你冷嗎？”

“我冷的，”佛仙烈答道，他重復走來走去，常常同樣含着怒氣斜視那老婦人。

“你冷啊，我的兒……”

“唉，你還在說冷，但，馬上便……”他作了一個絕望的姿勢。

母親又抽噎起來了。

“我對你的爸爸說：去看看他，他是你的兒子，你的肉；去和他訣別一下。但，他不肯。”

“他碰了鬼了！他不是個父親！他一生只做個惡棍。讓他一個人去罷！”

“佛仙烈，他總是你的爸爸……”

老婦人反抗的搖頭。

這是又可笑又怕的。這種可憐的無謂的談話，竟束縛着他們在面對着死神的這個時候。情形非常悲慘，佛仙烈差不多要哭了，高聲叫道：

“那麼，懂了吧，媽媽。他們要絞死我，絞死我！你懂了嗎，懂不懂？”

“你爲什麼殺人呢？”她說。

“我的上帝！你在說什麼呀？就是畜牲也有些感情的哩。我是你的兒子不是？”

他坐下哭了。他的母親也哭了；但，在面對着走近來的死神的恐怖的狀況下，他們的同樣的情懷的不可能諒解中，他們流着的冷淚也終溫不了他們的心。

“你問我是不是你的媽媽？你真錯怪死我了；這幾天來，爲了你，我的面色也全變了蒼白哩。”

“是了，是了，恕我吧。上帝保佑你，代我擁抱我的兄弟。”

“我不是你的媽媽嗎？我還不爲了你而受苦嗎？”

終於她去了。她哭得淚眼模糊認不出道路來。她離開牢獄愈遠，她的眼淚愈潮湧起來了。她依着原路回去，消失在這個她產生也在此中，長大也在此中，衰老也在此中的城裏。她走進了一個荒廢的小花園，在一條潮濕的橈上坐下了。

忽然，她明白：明朝他們要絞死她的兒子了！她便跳起來，想叫喚，想奔跑，但，她一陣頭眩，仆倒在地了。地上一片白霜，又濕又滑；這老婦人爬不起來了。她用手撐起了半身，隨即又仆倒了。黑絲包頭巾從她的頭上瀉下來，露出她的泥濘的灰色的頭髮。現在她覺得好像是在慶賀她的兒子結婚。正如，他們剛剛替他行過了婚禮，她喝了一點酒；她是微醉了。

“我不能支持了！我的上帝，我不能支持了！”

她搖着頭，嚷着她喝酒喝得太多了，在濕地上兜

圈子爬行着……但，別人把酒來灌她，又把酒灌她，更把酒灌她。從她的心裏起來了一種醉漢的笑與一種要狂舞的願望……但，別人仍舊把酒杯放到她的唇邊，一杯又一杯，一杯又一杯。

六

時辰的敲過

監禁那些死罪的暴徒的堡寨裏，有一座古舊的鐘樓。每一點鐘，每半點鐘，每一刻鐘，這鐘樓打着一種無限淒涼的聲音，好像遠方飛鳥的哀鳴。在白晝，這種悲涼淒慘的音樂是消失在都市的噪音，經過堡寨的廣闊繁華的街衢的噪音中。電車隆隆，馬蹄得得，震動的汽車遼遠地吼着喇叭。因為大齋前的狂歡節近了，四鄉的農夫也都上城來做做車夫等事獲一點蠅頭微利；小俄羅斯的馬鈴響得沸騰盈天。談話都很歡樂，有一種沉醉的意味，真是安息日的談話。氣

候也與佳節相調和；春氣把冰凍開溶了，路上泥濘得很。十字街頭空地上的樹木也漸呈蒼鬱的色彩。從海上吹來的暖風一陣陣輕拂着滋潤的空氣——一種光明的新鮮空氣似乎要欣然飛向無際的天空而去。

夜裏，街衢是靜默地躺在那巨大的電燈光的照耀之下。平滑的牆壁的廣大的堡寨便陷入於黑暗與沉默裏；沉默與黑暗把牠與這個不夜之城分做了兩個世界了。然後，他們傾聽那時辰的敲過，傾聽那緩慢的，淒涼的，一種非人世的奇異的音樂的生滅。時辰好像透明的玻璃大珠，從不可測的高空裏落到金盆裏，柔和地響起來。有時候，又如飛鳥的哀鳴。

這種單調的聲音，日夜不息地傳到囚室裏。只有這種聲音穿過堅硬的屋頂，鑽過牢固的牆壁，來打破囚室內的沉默。有時候，他們忘記了這鐘聲，或沒有傾聽這鐘聲。有時候，他們絕望地等待着這鐘聲；他們是只靠這聲音，也只為這聲音而活命；的他們知道沉默便要靠不住了。這個牢獄是專門監禁要犯的；特別苛酷的規律是像牆壁一樣的堅定，一樣的嚴厲。如果在苛酷之中，硬要尋出些仁意，那麼，便只有這種

一呼一吸的聲音都可以聽得出來的沉默，這種莊嚴的死沉，可算是仁意了。

在被那報告時刻的悲涼的鐘聲所打破的這種沉默裏，與世界隔絕的三男兩女，等待着黑夜的來臨，絞刑的來臨；各人各樣的在等待那最後的時辰。

一生只爲別人着想的湯尼亞，高佛卻克，現在也仍舊是爲了她的同伴而感到苦痛。她想及死，只是因爲死恐嚇着西爾基，高洛汶，莫西亞，以及別人的緣故；她的思想總沒有想到過事實上她自己也是要絞死的。

她好像酬報她自己在裁判官面前硬裝出剛毅的態度，現在時時刻刻哭泣了。這是吃苦吃得多的老婦人的普通性格。她想着西爾基要斷香烟了，或想着萬兒納要缺乏他所愛喝的茶了，在他們將死的這個時候，她想到了這些事情所感的痛苦也許竟像想到絞刑的苦痛一般的厲害呢。絞刑是不可避免之事，即使是意外之事，不值得思量的；但，思量一個監禁的人在臨刑的夜裏要斷煙了，却是一種難堪的思量呢。她記起了他們共同生活中的快樂處，她又替西爾基與

父母的會見而哭了。

她對於莫西亞更覺得特別的可憐。因為許多時候，無論如何總是她錯誤的，她以為莫西亞與萬兒納發生戀愛了；以為莫西亞有了與萬兒納的前途的美好的夢想了。莫西亞在被捕之前，戴着一隻銀指環，這隻指環上面鑄着的是：一個人頭與一對交叉骨，週遭圍繞着荆棘冕。湯尼亞，高佛卻克常常悲哀地看着這隻指環，以為這隻指環是離棄他們的團體的一種表記；她常常半真半假的要求莫西亞丟了牠。

“不，湯尼亞，我不肯把這隻給你的。你不久也會另外得到一隻戴的！”

莫西亞的同伴常常以為她要結婚了，這使她非常的生氣。她是不要丈夫的。湯尼亞記起了與莫西亞的那些往日的談話，而想到現在莫西亞的確是犧牲的，她便充滿了做母親的戀愛，覺得眼淚又在酸熱了。每次敲鐘，她總是抬起她的眼淚滿面的頭來傾聽，而驚疑着死神的這種堅持的呼召的慘聲，傳到別的囚室裏去將怎樣呢。

七

無 死

莫西亞是快樂的！

她背着兩手，穿着一件太大的囚徒的制服，好像個穿着一件借來的不配身的衣服的少年，她在囚室裏走來走去，步子很整齊，一點也不疲倦。她捲起了制服的長袖，她的瘦長的白臂，像小孩子的手臂一般美好的白臂，從那寬袖裏露出來，好像從粗劣的花瓶裏伸出來的兩枝纖嫩的花莖。粗糙的衣料刺痛她的頭頸的嫩的皮膚；有時候，她解開了領扣，輕輕地去撫捫她皮膚上擦傷的紅斑。

莫西亞大踏步走着，思忖着那種殉難者的最美麗的死，現在竟賜給於她這麼年輕，這麼無能力，只做了這麼一點兒公績的人，她自己覺得真是慚愧得很呢。她似乎覺得這樣：死於絞架上，她是作一種太誇耀的苦難的表示了。

當她與裁判官最後會見的時候，她曾經要求臨刑時上麻醉劑，但，她馬上便轉想到：上麻醉劑，也許人家要說她畏懼或說誇張吧？她寧使謙虛的無足輕重的死，不致將來惹起人家的誹謗吧？她想到這裏，便很快的說：

“不，不，這是無須的！”

現在，她惟一的希望，便是要解說，要證明，她自己不是一個女英雄，死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並且無須可憐她或爲她而傷心的。

莫西亞求這麼一種性質的寬恕與諒解，求寬恕她重視她的犧牲，寬恕她給她的犧牲以一種真價值，好像她犧牲的真價值的確還成問題的樣子。

“事實上，”她對自己說，“我還很年輕；我還可以活好久。但……”

青春與生命被戴在她的謙虛的人格上的優美輝煌的光輪所銷黯，正如燭火之被旭日所銷黯一般了。

“可能嗎？”莫西亞心亂的自問。“可能我值得人家流一滴眼淚嗎？”

她被一種說不出的歡樂所征服了。不用多疑的，她是已經蒼白了。她有一種權利，描想那些經歷刀火絞架而從各處昇天的英雄。何等莊嚴的安息，多麼無窮的幸福！一種靈魂的永生，她相信她自己也將翱翔於一種神聖的光中。

莫西亞別的還思量什麼呢？因為她相信生命之弦並不是被死割斷，却是繼續開展一種和平的正當的式樣的，所以她還想到別的許多事情。她想到她的同伴，想到遠方的那些在思念她刑期近了而為她苦痛的朋友，想到近在咫尺的要與她一同到絞架去的同伴。她很驚異佛仙烈竟被恐怖所征服了，他本來是很勇敢的。那天，禮拜二的早晨，他們預備去暗殺國務大人，並且殺了人後還自殺時，湯尼亞，高佛卻克感動得發抖了；他們便不要她一塊兒同去，因此，佛仙烈便在炸彈之間一點也不謹慎的手舞足蹈的取笑

她起來，萬兒納還認真的對他說：

“一個人不應當與死玩弄！”

爲什麼佛仙烈現在這樣畏懼呢？這種不可思議的恐怖對於莫西亞的靈魂是非常隔膜的，她隨即便不再思索牠，不再去追問牠的理由了。忽然，她覺得非常想去看西爾基，高洛汶，去與他大笑一下。

她的思想也許是太不願久注於一個目標了，好像一匹白鳥翱翔於無涯的天際，全空間溫存柔和的蒼穹，無處不可親可愛。時辰繼續敲響。思想便綜合在這和諧的遼遠的交響樂裏；飛翔的幻想變爲一種音樂了。莫西亞好像在靜夜中旅行在平坦的大道上；車輛進行得非常平穩。萬慮全消；倦體銷鎔在黑暗中；又快樂又疲倦，思想在靜靜地創造活潑潑的幻象，而沉醉於這些幻象的美中。莫西亞記起了近來絞死的三個同伴；她們的面上都披着光輝而靠近來了，比那些活人的臉更靠近來了……所以，人家在早晨快樂地思念病院中的朋友，晚上，便看見這朋友含笑着來了。

莫西亞終究是走倦了。她便小心地躺在囚牀上，

半開着眼睛，繼續夢想。

“這真是死嗎？我的上帝，這是多麼美麗呀！或者這是生呢？我不懂了，我不懂了！我要看要聽呢……”

她監禁的起初幾天，她沉沒在幻覺中了。她有對非常音樂的耳朵；因為沈默而更敏銳的她的聽覺，集中於生命的至微的反響；廊下哨兵的腳聲，時鐘的鳴聲，風吹鉛皮屋頂的瑟瑟聲，燈燄的畢卜聲；凡此種種，都對於她合奏成一種偉大的神祕的交響樂。初時，這種幻覺使她很驚慌，她以為是病象，拚命的要避去牠；後來，她知道她自己的身體是很好約，並沒有病徵，她便不再拒絕這種幻覺了。

但，現在她却是清楚地聽得軍隊的聲音了。她驚異地光大了兩眼，高昂着頭。望着窗外的茫茫夜色；時鐘敲響了。“再來一下！”她想，閉了眼睛，一點也不心亂。音樂復起了。莫西亞很清淅的聽出那軍隊經過牢獄的轉角；一團兵經過她的窗前了。皮靴在冰凍的地上奏着好久的音樂：一！二！一！二！有時候，一隻皮靴韃的一聲；滑了一腳，隨即仍回復原狀了。音樂更走近來了；奏着一種熱鬧的勝利的進行曲，莫西亞不

會聽得過的進行曲。這也許是堡寨中的什麼慶節。

軍隊在她的窗下，囚室裏充滿歡樂的，整齊的，和諧的聲音。有一隻大的的銅喇叭吹得不入調：這是煞風景的；很可笑的忽而在前，忽而落後。莫西亞想像着一個年輕的小兵，在很起勁的吹他的喇叭，她發笑了。

軍隊過去了；步聲漸幽了；一！二！一！二！遠聽去那音樂是更歡樂更更好了。那隻喇叭還好幾次不合時的吹出金屬的，朗朗的，快樂的聲音，然後完全靜了。鐘樓裏的時鐘復敲起時辰來了。

新幻象到她的身邊了，她周遭圍繞着青雲而使她浮得非常的高，高空裏還有許多鷹鷲在翱翔。上，下，左，右，到處都是鷹鷲，叫得好像軍官的傳令；牠們叫着，牠們互相通知。牠們張開着翅翼，無際的穹窿支托着牠們。牠們的衝破空氣的不平的胸脯上反射着閃亮的天光。莫西亞的心跳漸漸平穩了，呼吸漸漸寧謐了。她入睡了；她的面色蒼白了；她的神情疲倦了；她的眼睛上有兩個黑圈了；她的唇上含着微笑。明朝，太陽東昇的時候，這個優美的龐兒便要改

變爲不留一點人相的模樣了；腦袋要充血了；晶澄的眼睛要爆出在眼窩之外了。但，今天莫西亞還靜靜地睡着，微笑着她的永生。

牢獄繼續度着牠的特殊的，盲目的防守生活，永遠在一種憂慮狀態中。他們走着。他們切切私語着。碰的一聲槍響。似乎有人叫了起來。這種是實在呢還是幻覺。

門上的格子悄悄地拔下了。黑暗顯出一個嚴肅的有鬍髭的面孔。驚異地光大了眼睛對熟睡的莫西亞凝視了好久；然後，便如來時一般快的消滅了。

鐘樓的鐘聲繼續着鳴而又鳴。可以說，時辰是在爬一高山而趨向午夜。這種攀登是愈高愈苦痛的。時辰失足，呻吟一聲跌倒了，馬上又爬起來苦痛地攀向那黑色的山頂。

腳聲響了。人語切切可聞了。他們已經在把那輛陰慘黑暗的車子架馬了。

八

有 死 生

西爾基，高洛汶從未細想過死。死對於他似乎是意外的隔膜的事情。他是很強壯的，天賦他那種樂於生活的嚴肅態度，使一切壞的思想，一切對於生命不吉的思想，馬上遂全消滅了，留得他的身體健全無損。並且，他的靈魂也像他的肉體一般健全了。他對於他自己的一切行動，一切娛樂，以及去犯罪時的一切準備，都取同樣的快樂的嚴肅態度：生命中一切都快樂的，一切都是重要的，值得好好兒做的。

他不論什麼事情都做得很好；他搖船搖得很可

嘉，射擊也是一個好手。他對於友誼是像對於戀愛一般忠誠的；並且，對於人家向他說的“親熱話”，他還有一種不可搖動的信心。他的同伴取笑他說，如果有一個已經證明是做偵探的人對西爾基賭咒說他自己不是偵探，西爾基也會相信他而同他握手的。只有一些兒缺點：他自以為是一個唱歌的好手，而他却唱得極不好，甚至唱革命歌也是唱得很不好的。他們笑他的時候，他却老是要生氣。

“你們是笨驢，還是我是笨驢！”他認真的生氣的語調說。他反抗了一回兒後，他的同伴纔回答了，口氣也很似認真的：

“你這個人是笨驢。你的聲音中表示出的呀！”

如有時候對於名士一般，他們愛他的怪僻也許比愛他的道德更愛哩。

他對於死，思量得很少，他對於死的恐怖也很微，那天不吉的早晨，離開湯尼亞，高佛卻克的私寓之前，他一個人還像平日一樣的大吃其早餐。他喝了兩杯茶，吃了一整塊的二分錢價的麵包。然後，他不悅的看着萬兒納不動麵包，便對他道：

“爲什麼你不吃麪包？吃呀，要健康是必需吃東西的呀！”

“我不餓。”

“那麼，我要吃你的麪包了！許不許我吃？”

“你的食慾怎麼啦，西爾基！”

西爾基早大嚼了一口作答了，隨即用一種不入調的沉悶的聲音高唱道：

“風蕭蕭兮吹拂乎我輩之頭上。”

被捕之後，西爾基曾經有一刻兒悲傷；悲傷那暗殺的計劃沒有佈置得好。但，他馬上對他自己說：“現在還有件事情：死，一定要好好地做了。”他便仍舊恢復快樂了。在堡寨裏第二天，他便操練起身體來，依照一個名叫米勒的德國人的練身法，他對於這種練身法的趣味是很濃厚的。他把衣服脫光了；很用心的作他常練的十八節操法，使得那個憂慮的哨兵非常的驚異。

他好像是個米勒練身法的宣傳者，他看見哨兵在學他運動，他覺得非常的滿意。雖然他明知道不會得到回話的，他却還對那雙在窗格子裏張望的眼睛

說：

“這件事，你是做得好的，兄弟；這使你身體康強的！這便是他們應該教你當兵的人做的事情，”他用一種柔和的勸導的聲音說，庶不致使那個哨兵受驚，他並不想到那個看守他的兵要當他是個瘋子了。

死的恐怖在他心中漸漸顯明起來，似乎在心中打起來的樣子：他覺得好像有人在他的心下面很厲害的打他。這種感覺一時消滅了，但，不上幾個鐘頭，又感覺到了，而且，每次這種感覺都更厲害，更時間長了。此時，他已經嘗到了一種難的苦痛的概況了。

“我可畏懼了嗎？”西爾基吃驚的想。“多麼傻！”

這並不是他這個人畏懼了；是他的青春與強健的身體，不能被米勒的健身法或冷水浴所欺瞞了。他冷水洗沐後，他的身體更強健，更清爽，他這種一時恐怖的感覺也更敏銳，更難堪了。時在早晨，當他剛濃睡與操練過後，這種惡極的恐怖便好像件陌生的東西一般出現了——這時恰正是從前他特別感覺到他自己的康健與生命中的快樂的時候。他注意到此了，便對他自己道：

“你好傻啊，我的朋友。照理，死起來快些兒，應該使身體弱些，不應該使身體強些啊。”

從此以後，他便廢止操練與按摩了。他還對那個哨兵講明他自己這種反常的行動，說：

“兄弟啊，這種練身法的確是種好法子。只是對於要絞死的人是一點也沒有好處的。”

事實上，他覺得還需要一種補救的方法。他還要少吃東西，使身體弱些，但不管空氣與操練的缺乏，他的食慾却仍舊是很旺的。西爾基抵抗不過他自己的食慾，他們給他吃的東西，他仍舊吃了個精光。後來，他想到了一種逃避的補救方法了，即是在他坐到棹邊去吃之前，先把他的菜湯向水桶裏倒去了一半。他這個方法是成功了；一種非常的疲倦，一種昏沉的麻木，綰領住他了。

“我要管教你了！”他恐嚇他自己的身體說；他淒切地撫摩着他自已柔輓了的筋肉。

但，不久，他的肉體也便習慣於這種處理了，死的恐怖復出現了，不是一種很敏銳的感覺，却是像一種反胃的昏暈的感覺，仍舊是很難受的。“這是因為

結果得太慢了，”西爾基想。“我只要能夠睡眠一直睡到臨刑的日子啊！”他便盡量的睡眠了。他起初的努力並非不成功，但，不久，失眠症起來了，接着還發生許多困人的思想，跟着這些困人的思想，還起了一種對於他須與世界分離的悲憤了。

“我怕他嗎？”他想到了死，自問道。“我是恨損失生命呀。無論悲觀者怎樣說法，生命總是一件可讚美的東西。一個悲觀者，如果他們絞死他時，他將說什麼話呢？唉！我恨損失我的生命呀。我恨極了。”

當他知道他的一切完了，在他面前只有幾個鐘頭空待的時間，過了這幾個鐘頭便要死了，他便有了一種古怪的感覺。他覺得好像他們把他自己的衣服剝光得成爲一種怪樣了。非但他們剝去他的衣服，並且，還剝奪他的太陽，聲音，光明，談話，活動力。死還沒有到，生命却早已經去了；他覺得一端異感，這種異感，有時候不可思議，有時候很能理會，但是非常的狡滑，非常的神祕。

“什麼？”西爾基苦痛着驚異道。“我，我在什麼地方？我……我是什麼東西？”

他很有趣味的仔細研究他自己的身體來，從犯人所穿的卑烈的拖鞋起，研究到大外套下面的肚皮爲止。他開始在囚室裏走來走去，張開着兩臂，好像個女人在試穿一件太長的袍一般，他不絕的看他自己。他似乎對他自己，西爾基，高洛汶，馬上便要結果的人，有點兒可怕了！

一切都變爲古怪了。

他要走，他覺得好像是古怪的走。他要坐，他驚異着他自己這樣坐。他要喝水，他也覺得好像是古怪的喝水，嚥下去，握杯子，他看着他自己顫抖的手指，他覺得是古怪的。他忽然要咳嗽了，他想：

“多麼古怪呀！我咳嗽了。”

“怎麼了？我瘋了嗎？”他自問道。“我的確要成爲個最沒用的廢物！”

他擦擦眉毛，這手勢，他覺得一樣的可驚。然後，他把他自己固定得一動不動，平心靜氣，足足有幾個鐘頭，他這樣似乎在消滅一切思想，避去一切動作；因爲一思想都是瘋的，一切動作都是錯。時間消滅，好像蛻化爲空間，蛻化爲一無所有的澄清的空間，蛻

化爲包羅萬象，大陸，生命，人類種種無限大的空間。做人應該對一切都一看，對那非常的絕境，對那無底深淵的旁邊，對死亡，都應該一看。西爾基的痛苦，並不是因爲他看見了死亡，却是因爲他同時看見了生與死了。有一隻褻瀆神的手把永遠掩蓋着生之神祕與死之神的那塊帳幕揭開了；生與死便不再神祕了，但，也並不比較外國語中所含的真理更容易瞭解些呢。

“我們仍舊歸向米勒罷！”他忽然高聲叫道，口氣很信服。他顛顛頭，便快樂的，忠誠的笑道：

“啊，我的好米勒！我的親米勒！我的有價值的德國人！畢竟你是不錯的，米勒；我呢，米勒兄，我不過是一匹笨驢！”

他很快的在囚室裏兜圈子起來；引起那個在窗格裏窺望他的哨兵非常的吃驚他脫去了衣服，很精確的作他十八節的操練。他的已經略瘦了一點少年身體忽兒彎下去，忽而豎起來；他操完了，作深呼吸；他抵起脚跟來，運動他的四肢。

“是的；但，你知道，米勒，”西爾基挺起了胸膛，

肋骨一條條都凸出在他的緊張的薄皮下面，解說道：“米勒，你知道，仍舊還有第十九節的練身法呢，便是在頭頸上一定的地位吊起來。這便叫做絞刑。你懂得嗎，米勒？他們把一個活人，例如西爾基，高洛汶，他們把他像傀儡一般吊起來，絞他的頭頸，直絞到死。這好傻啊，米勒，但，便是這樣呀；人必須服從！”

他憑靠着他的右邊，重複喚道：

“米勒，人必須服從！”

九

可怕的孤獨

同一個屋面之下，同樣的聽着每個時辰的鳴報，與西爾基，與莫西亞，隔幾間空的囚室，孤獨的好像只有他一個人的樣子，那個傷心的佛仙烈，卡希林在消磨他的生命於痛苦與恐怖之中。

滿身是汗，他的襯衫黏貼着他的身體，他本來的鬚髮現在也變成爲結塊而直垂下來了，他在囚室裏走來走去，他的步子是像患非常厲害的牙痛的人的急促的步子。他坐下了一刻，隨即又走起來；然後，他把前額靠在牆壁上，站定了，好像是在求救的樣子。

他的面貌改變得人家要以爲他有兩付不同的面相了，一付嫩一些的面相已經不知到那兒去了，把地位讓給第二付可怕的面相，好像是從黑暗中來的一付面相了。

恐怖忽然對他現了形，恐怖把他這個人霸佔得好像霸佔着一個不容別人接觸的最美的美女了。在出事的那天早晨，當他向死進行去的時候，他是還與死玩弄呢；但，那天晚上，監禁入他的囚室時，他便被一種激烈的恐怖的浪滔所顛簸了。當他自由的走去會見危險與死神的時候，當他把他自己的命運操縱在他自己的掌中的時候，事情無論怎樣的可怕，他的態度始終是鎮靜的，甚至是快樂的，他所感覺到的少許可羞的怯弱的恐怖，是消滅在一種無限自由的信仰裏，消滅在他的勇敢的意志的那種又堅決又大膽的宣言裏，消滅得一點也不留痕跡了。他用一隻爆發機縛在腰間，他借得炸藥的殘酷性與爆發的殺人力，把他自己蛻化爲一件致命的機械了。他在街上，在那般匆忙的幹他們的事業的人叢中，很快的閃避車馬，他好像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從一個沒有死或恐怖

這種東西的世界來的。

忽然，一種蠻橫無理的變故發生了。佛仙烈不肯到他本來要去的地方去了，但，仍舊被別人弄他到他們要去的地方去。他不能再自由選擇地位了；好像他們當他是一件東西，把他關在一隻石箱裏而封鎖了起來了。他不能再選擇生死了；他們堅冷的，不可抵抗的，領他去死。他剛纔做了一回兒意志，生命與力的具體，此刻是變做了一個怯弱無能的可憐蟲了；他只是一匹決定屠殺的畜牲了。他無論怎麼說，他們總不聽；如果他要叫喚，他們便要用一塊布來塞他的嘴；甚至如果他要走，他們便要帶他去絞死他。如果他抵抗，如果他掙扎，如果他躺在地上，他們便要比他更氣力大；他們要把他拾起來，他們要把他縛起來；便是這樣，他們帶他往絞架去。他對於負着這種死刑的人，這些像他自己的一樣的人，他覺得他們的模樣是沒有思想的，機械的，古怪的，可怕的，世界沒有東西能阻止他們的，他們捉住了一個人，便壓迫他，絞死他，拖他的腳，割斷了繩索，把屍體裝在棺材裏，運去埋葬。

從他監禁的第一天起，他看人世間好像蛻化爲一個說不出的可怕的世界，充滿着機械的傀儡了。他幾乎恐怖得發狂了，他要對他自己設想這些人是有唇舌能夠說話的，但他也終於設想不成功。他覺得他們的嘴張開了，有些像聲音的東西從他們的嘴裏發出了；隨即，他們抽動着兩腿便散去了，一切便完了。他所處的境界是這樣：一個人晚間獨自在家裏，看見一切東西都變做生動起來了，都用無限的大力來壓迫了；忽然，衣櫥，椅子，沙發，寫字檯，都來裁判他了。他要叫喚，呼救，求饒，從這間房子到那間房子走出走進的徘徊起來；那些東西使用牠們自己的言語交頭接耳商量了一下；然後，那衣櫥，那椅子，那沙發，那寫字檯便一齊動手來絞死他，其餘的東西都旁觀着。

在判決了的卡希林，佛仙烈眼裏看來，一切都是無意識的：那囚室，那格子門，那報時辰的鐘樓，那天花板裝璜得很好的堡寨，尤其是那在廊裏走上走下的托着毛瑟槍的機械傀儡，以及那從格子裏張望的，悄悄地拿東西來給他吃而使他嚇了一跳的別個傀儡

更是無意識。

一個人已經從世界上消滅了。

在法庭上時，卡希林會見了他的同伴。曾經恢復過他的知覺的；他有一刻兒時光看見人了；看見他們在那兒裁判他，說着人的言語，在聽着他，並且，還似乎在求瞭解他。但，當他看見他的母親時，他在那種當一個人將要發狂了而且知道將要發狂了的恐怖中，他清楚地覺得這個戴着黑頭巾的老婦人是個簡單的機械傀儡罷了。他奇怪怎麼事前沒有思量到這一點，怎麼事前還等待這種極苦痛的恩愛中蘊藏着無限的悲哀的聚會到來呢。當他勉強開口講話時，他發抖着，心裏想：

“我的上帝啊！人生不過是一個傀儡罷了！一個傀儡母親！一個傀儡哨兵；家裏是一個傀儡父親，這裏是一個傀儡佛仙烈，卡希林。”

當佛仙烈的母親哭時，佛仙烈復看見她有些人性了，但，這種一時的復原，馬上也仍舊消滅在她說的第一句話裏了。他在驚異與恐怖中看着那眼淚從那個傀儡的眼中吊下來。

佛仙烈，卡希林抵當不住恐怖的時候，他便要想祈禱了。他對於一切宗教的儀式，在他的父親富商家裏葬送他的童年的一切宗教的儀式，他是有一種痛恨的深讎的。他對於宗教是沒有信仰的。不過，在他童年時，有一天，他聽得了幾個字使他受很深的印象，是一句優美的小詩，永遠便在他的左右響着。這幾個字便是：

“一切苦難者的歡樂！”

平日有時苦痛的時候，他並不祈禱，甚至連念頭許沒有轉到，却不自覺的低語了起來：“一切苦難者的歡樂！”他這樣說了後，便馬上覺得得救了；然後，他便要想找一個親密的人，去對他柔聲地訴說：

“我們的生活啊！………但，這真是一種生活嗎？說呀，我的親愛的，這真是一種生活嗎？”

隨後，他忽又覺得他自己這種樣子的可笑了；他便要袒裸了胸膛，要人去打他。

他的這句“一切苦難者的歡樂！”，他是從不曾對別人說的，甚至對他的最要好的同伴，他也不說的。他好像自己一點也不知道這句話深深地藏在他的靈

魂裏。很難得的有時候在防禍之中不自覺的喚出來。

現在，那無限神祕的恐怖在他面前湧起來，好像潮來把岸邊的小草淹沒了一般把他完全淹沒了，他要祈禱了。他要跪下，但，在哨兵之前又覺得害羞；他只得把兩手合在胸前，幽聲念道：

“一切苦難者的歡樂！”

他用懇求的口氣，渴望的重複說道：

“一切苦難者的歡樂啊，降臨於我，庇護我呀！”

有些情境漸漸地變動了。他似乎覺得一種哀鬱的辰光飄渺於遠方，不久便消滅了，一點也沒有照耀那苦悶的暗影。鐘樓鳴報時辰了。哨兵不絕地在打長呵欠。

“一切苦難者的歡樂啊！你沉默着啊！你對佛仙烈，卡希林不做一聲啊！”

他帶着一臉懇求的微笑而等待着。但，在他的靈魂裏是像他的週遭一樣的空虛。無聊的苦思復湧到他的腦際；他復看見那明亮的蠟燭，那穿着長袍的祭司，那壁上的聖像，以及他的父母的身體，拜倒了又豎起了，在跪着祈禱，還是只在玩兒。卡希林還是比

從前更苦痛了。

一切都消滅了。

他的知覺好像撒散在爐底的殘燼一般消滅了，他寒冷得像一個垂死人的身體，四肢都冰冷了，只有心房還有些熱。

當他們到佛仙烈的囚室裏去帶他往絞架去的時候，他是有一下子恐怖的。但，他還沒有思量到絞死的時候已經到了；他只是看見那般人而怕懼，差不多是像個小孩子。

“我不再這樣了！我不再這樣了！”他並不聽見人家的說話，只是自己這樣的叫；他慢慢地在囚室裏往後退時，他的嘴唇早嚇得冰冷了，真像一個要逃避父親責打的小孩子。

“你須去了……”

他們交談着，他們圍着他，他們給他個不懂什麼一回事。他閉上了眼睛，猶豫了一下，然後便苦痛地準備動身。無懷的，他恢復了知覺了；他忽然向一個官吏討一枝香烟，那官吏便親熱地揭開他的香烟盒。

十

牆 壁 的 毀 滅

那個姓萬兒納的不知名的人，是一個已經奮鬥倦了的人。他本來是熱愛人生，熱愛戲院，社會，藝術，文學的。天賦他一種優良的記憶力，他說好幾國言語都說得很好。他也很喜歡衣著，裝飾得很漂亮。在全班暴徒中，只有他是能夠出入於社會中，不致發生被人家看出他是暴徒的危險的。

萬兒納的同伴沒有注意到他，他已經好久深深地蔑視人類了。他對於數學家的神感是比於詩人的神感更不能理會的；有時候，他好像個狂人一般看着

他自己，求把人血中的圓形化爲方形。他每天所奮鬪着的敵人，也不能使他發生濃厚的關係；他覺得他的敵人不過是癡愚，虛偽，奸詐，欺騙等的一個複雜的綜合罷了。在他心中畢竟永遠毀滅了的事情，便是他覺得求生的慾望，是他身爲服從於他的黨部命令下的一個密探的死刑。他暗地裏在犧牲，但，他看着這種人類的樣子，死氣沉沉的，冷靜的，却仍是虛偽的，可憐的不管一切的樣子，他又覺得他自己與他自己的工作都無價值了。他以爲他自己是人類中的一個最落寞最沒趣的人了。因爲要做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並不脫離他的黨部；表面上他仍舊照樣在那裏工作；不過，從那時候起，他的眼光中却有些冷酷與可怕了。他這種心境從來也不曾告訴一個人過。

他還有一種難得的性格，便是：他不知道恐怖。他可憐他的同伴中有這種感情的人，特別可憐佛仙烈。但，他這種憐憫却是冷酷的，差不多是官派的。

萬兒納很知道絞刑不只是死罷了，却還有些死以外的難堪哩。但，無論如何，他是決心鎮靜地去接受絞刑，決心生活得好像一點也不會發生什麼事也

不會將發生什麼事的樣子生活到終結。只有這樣，他纔能表示對於絞死非常的藐視與保存他心中的自由。在法庭上時——他的同伴，雖然很知道他本性的冷酷與不可一世的勇敢，但，也許他們自己也不大相信他這種勇敢是真的呢——他是並不在想量生死：他是全神灌注在心裏著一局危棋。從他監禁的日起，冥冥中便有一個著棋的好手開始和他著這局棋，而且繼續不停地著下去。判決死刑也並不把這局心裏的棋搗亂一隻。

對方也許不要著完這局棋呢，這一種觀念使萬兒納不停止著。在最後一天的早晨，萬兒納還在改正昨夜失敗的著法呢。他兩手垂在膝間，一動不動地坐了個好久；然後，起身蹀躞着運思起來。他有一種特別的步態，上半身略向前傾，腳底着地得非常有力；即使地面很乾燥，他所走過的地方，也留着很清晰的腳印的。他柔聲低唱起一支非常簡單的意大利曲子，助他的沉思。

但，此刻他聳着肩，覺得他的心急跳起來了。他的心忐忑的跳得很快，却很穩，很規則。他好像個不

諳事的人初次入獄的樣子，注意地觀察着囚室，門柵，以及釘定在牆壁上的椅子，他自語道：

“爲什麼我有這樣一種快樂，自由的感覺呢？是的，自由的感覺；我想到明朝的絞刑，好像沒有這一回事的。我看着牆壁，也好像牆壁一面都沒有的。我覺得牢獄裏的生活是一般的自由，我是剛從另一個監禁了我一生的牢獄裏出來呢。”

萬兒納的兩手發抖起來了，這是他從未有過的。他的思想也漸漸動搖了。他如像覺得有火舌在他的頭裏閃動，他要想逃避他自己的腦袋，他便把他腦中的火焰去燃照那陰暗的遠方。畢竟那火燄向前飛去了，天邊照得輝煌了。

最近兩年來使萬兒納苦痛的那種蒼茫的疲倦，現在因爲他瞥見了死而消滅了；他所喜歡的美好的少年氣仍回來了。不但如此，而且回復到比美好的少年時更美好些了。用有時候使人作最高的默想的那種心裏的可驚的清醒，萬兒納忽然同時看見了生與死了。他好像在至高的山頂上，走着一條刀口般狹的路了。他一面看見生，一面看見死；好像兩個無限深

的海，波光明媚，在天邊互相彙流成一個無限的開展。

“這是什麼呢？多麼神異的景象呀！”他慢慢地說。

他無意識地起身站直了，他好像自己已經超脫或成仙了。他消滅了牆壁，消滅了時間與空間，用他的洞見一切的目光，諦視於他已經脫離了的人生的深處。

人生變成一種新式樣了。他不再像從前一樣的要用言語來表示他自己是什麼了，人類的全部言語中，還是非常的枯窘，貧乏，他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表示他現在的情境。從前他看人類時，使他蔑視，痛恨的人類的那一卑鄙，污濁，惡劣的樣子，現在也完全消滅不見了；正如，置身於輕氣球中上昇，促狹的街道上的污穢泥濘變做看不見了，醜惡變為美好了。

萬兒納不自覺的走到桌邊，右臂支着桌。慷慨激昂果然是他的本性，但，從未有看見過他比此刻更激昂慷慨的樣子了；他的面上從來沒有這樣的臉色，他

的頭從來沒有這樣的高昂，因為在從來沒有像此刻在牢獄裏，臨刑之夜，死的門檻上，一般的自由，一般的有力了。

在萬兒納的輝明的眼睛中看來，人類換了一種新式樣了，一種從未見過的美好可愛的式樣了。除了昨夜他號叫得像隻森林中的野獸，別的時候，他都超然遨遊於時間之外，從未顯見他這樣年青的人性了。往時他所以為可怕的，不可寬恕的，卑鄙的一切，現在忽然都變為可愛的，光明磊落的了，正如我們對於小孩子的卑劣的行爲，無意識的天才泄露的不連續的兒語，可笑的錯誤與過失，以及殘忍的搗毀，一般的可愛了。

“我的親愛的服友！”

萬兒納忽然微笑，他的態度失了高傲威嚴了。他恢復為囚徒，苦於狹的囚室，討厭看見那從門格子裏窺望進來而向他注視的那對殘酷的眼睛了。他坐了下來，但，不是照他平常的慷慨激昂的式樣了，他含着一臉從未有過的溫柔的微笑，對那牆壁與門格子望着。一件他從未發生過的事情發生了，便是：他哭

了。

“我的親愛的同伴！”他抹着眼淚而低喚道。“我的親愛的同伴！”

從非常孤傲的感情轉變到這種無限熱烈的同情，他經過了什麼神祕的路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真是同情於他的同伴，還是他的眼淚中藏着些更熱烈，更真正偉大的感情呢？這個問題，他的忽然復活復開花的心也不能答覆他。萬兒納哭着而低喚道：

“我的親愛的同伴！我的親愛的同伴！”

這個哭着的人，這個在眼淚中微笑的人，裁判官，或他的同伴，或他自己，誰都不會認識他便是那個懷疑派，盛氣凌人者，冷酷的孤傲的萬兒納了。

十一

往絞架去的路上

五個死罪的囚徒在上馬車之前，相聚在一間拱形天花板的又大又冷的房裏，這間房好像是廢止了的辦公室或不用了的會客廳。他們得准許談話。

只有湯尼亞，高佛卻克馬上便享受這個准許。別人都靜靜地在搓着水一般冷或火一般熱的手；各人默着不做聲，想避去別人的視線，他們形成了一個散亂的隊伍。現在，他們復聚集攏來了，他們似乎在害羞各人自己在冷靜中的感覺。他們怕互相覷視，怕顯出他們感覺到的或彼此猜疑到的那種奇特的擾亂。

雖然這樣，他們終究彼此覷視了，並且，一兩次笑過後，他們便仍舊回復到從前一樣的舒泰了；他們中沒有事故發生，即使有事故發生，他們大家平等去接受，所以，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顯出特別的可注意。大家的行動都作一種反常的急促的式樣，不由自主的不是太慢便是太快。有時候，他們中有一個人很快的反覆說着一句話，不然，便說不完一句他已經開始說的話或一種他已經說過的思想。但，這種樣子，他們自己却一點也不覺得可怪。大家都霎着眼睛觀察那很熟知的東西而不認識牠們，好像忽然脫去了眼鏡的人一般。他們還常常回頭去看，好像有人在後面叫他們。但，這種樣子，他們自己也並不覺得可怪。莫西亞與湯尼亞的面頰都火熱到耳朵。西爾基在初時面色有些蒼白；但，不久便復原了，顯出與平日一樣了。

只有佛仙烈一人引起注意。甚至在這樣的一羣人中，他也顯出是異樣的，可怕的。萬兒納覺察了，便很憂慮的低聲對莫西亞道：

“他怎麼了，莫西亞？能否他……真的，我們須對他說。”

佛仙烈遠遠地看着萬兒納，好像不認識他；隨即眼睛俯下了。

“但，佛仙烈，你頭上怎麼了？你怎麼了？沒有什麼要緊呀，兄弟，一切馬上便要過去了！我們須自制！我們真須！”

佛仙烈一聲不響。但，當他們已經斷定他絕對不會說話了的時候，他却忽然作一種沉悶的，緩慢的，可怕的聲音，遠遠地回答起來了，正如作了好久請求後纔破了嚴肅而說：

“但，我是沒有什麼要緊呀！我是在自制着呀！”

他重複地說：

“我是在自制着呀！”

萬兒納快樂了。

“好了，好了！你是一個勇敢的人！一切都好極了！”

但，當萬兒納的眼光按觸着佛仙烈的黑而滯純的眼睛時，萬兒納一時又覺得苦痛了，他自問道：“但，他是從什麼時候看我的呢？他是從什麼時候說話起的呢？”他便柔聲地說：

佛仙烈，你聽着嗎？我很愛你！”

“我也是呀，我很愛你！”很苦痛的聲音回答。

忽然，莫西亞促住了萬兒納的臂，表示着她的非常的驚異，好像一個舞台上的女戲子一般，她說：

“萬兒納，你怎麼了？你說‘我愛你’？以前你從未對人說過這句話的。爲什麼你的面色這樣輝明，你的聲音這麼溫柔？這是什麼？這是什麼呀？”

萬兒納說話的聲音也像個戲子的模樣，他握着那少女的手而答道：

“是的，現在，我愛了！不要告訴別人。我很害羞呢，但，我是熱愛我的兄弟呀！”

他們倆的四道眼光相接而燃燒起來了；他們倆周遭的一切都消滅不見了，正如一切的燭火銷黯於電光之中一般。

“是的！”莫西亞說。“是的，萬兒納！”

“是的！”萬兒納說。“是的，莫西亞，是的！”

他們倆瞭解了些東西而且永遠認定了這東西了。萬兒納目光輝耀着仍向西爾基搶上幾步。

“西爾基！”

但，回答萬兒納的是湯尼亞，高佛卻克。她充滿着快樂，差不多是母親的樣子，慈愛得要流淚了，她用力拉拉西爾基的袖口。

“聽着，萬兒納！我替他傷心呢。我把我自己的身體弄壞，而他呢，他還在操練呀！”

“米勒練身法嗎？”萬兒納問着，笑了笑。

西爾基有些心慌了，皺着眉頭。

“你笑錯了，萬兒納！我是絕對的克制我自己……”

大家都笑起來了。從他們的互相瞭解中得到了毅力與堅定，他們漸漸恢復到他們平時的態度了；他們自己却並沒有注意到這點，還以為他們是什麼時候都是一樣的。忽然，萬兒納止了笑；完全認真的對西爾基說：

“你是對的，西爾基！你是完全對的！”

“那麼，懂了吧！”西爾基滿意的接着說。“當然，我們……”

正在這時候，他們被邀登車了。那般官吏待他們很好，甚至許他們的要求：兩個人合坐一車。他們待

他們什麼地方都是非常客氣的，甚至於太客氣了；這究竟是他們要顯示一些人道呢，還是要表明這件事不是他們弄出來的，一切都是事情自己發生的呢？這是不能說了，但，雖然他們待他們很客氣，這般有干係的人却面色個個轉為蒼白了。

“同他一塊兒去，莫西亞！”萬兒納指着站得一動不動的佛仙烈而對那個少女說。

“我知道了！”她顛頭答道。“你呢？”

“我嗎？湯尼亞要同西爾基一塊兒去的，你同佛仙烈。我啊，我是獨個兒了！但，有什麼要緊？你知道，我是能夠擔當的！”

他們走到天井裏時，溫和滋潤的空氣迎面拂來，滲入他們的呼吸，沁入他們顫抖的身體，使他們覺得非常的爽快。很難信這般有力的奮興劑不過是風，不過是一種和暢滋潤的春風。

可驚的春宵有一種無限的空間溶雪的情調；使得那磚石畢卜作嚮。活潑忙碌的小水珠落得很快，點點滴滴，做成一種嘹亮的曲調。如果有一滴水珠流得阻滯了一點兒，或落得太快了一點兒，這曲調便變為

一種愉快的潑水聲，一種有生氣的擾亂聲。然後，一滴大水珠沉着的落下了，繼續作流泉一般的曲調，又有節奏，又嚶嚶。高出堡寨的牆頭，城市上，天空中，有蒼白的電燈光照耀着在那裏。

西爾基，高洛汶長歎了一聲，馬上便屏着呼吸，好像懊悔吐出了他的肺中的這般清新的空氣。

“我們這種優美的天氣已經好久了嗎？”萬兒納問道。“這是春天了！”

“只從昨天起纔這樣呢！”他們很客氣的趕快答道。“已經冷了許多時候了。”

黑暗的馬車陸續來了，每輛坐二人，在黑暗之中行去，向那盞搖曳着的大門燈前進。每輛馬車之外，還有兵士的灰色行列圍繞着一塊兒行動；馬蹄的回聲很響；常常畜牲在溶雪的地面上滑了腳。

當萬兒納登車的時候，一個兵却含糊地對他說：

“還有一個人在裏面與你同去呢！”

萬兒納驚異了。

“誰到那邊去呢？唉！真的！還有一個！這是誰呀？”

那個兵一聲不響。車角裏有件小小的東西，不動

的却是活的，直躺在那裏；一隻張開的眼睛輝耀在門燈的斜光之下。萬兒納坐下的時候，一隻足膝觸了他的脚。

“對不起，同伴！”

並不得到回答。直到車輛出發了，那一個纔用說得很不好的俄國話訥訥的問道：

“你是誰？”

“我是姓萬兒納，爲了一樁暗殺案，在二十歲判決了絞死。你呢？”

“我是揚生……我一定不絞死的……”

在兩個鐘頭當中，他們要與那還沒有解決的大神祕面面相對；在兩個鐘頭當中，生命與死神同時在兩個不同的平面上進行，向那最終點前去，即使在最可笑的最癡愚的事件裏，生命還是生命呢。

“你做了什麼事來，揚生？”

“我把我的主人刺了一刀。我還偷錢。”

從揚生的語聲聽來，好像他是睡着的樣子。萬兒納在黑暗中找到了他的軟弱的手，把他握着。揚生懶洋洋地縮回去了。

“你怕嗎？”萬兒納問道。

“我不要絞死。”

他們倆都不做聲了。萬兒納又找到了伊索尼亞人的手，把來緊緊的握在他自己的乾熱的手掌裏。握着不放，揚生却也不再拒絕了。

他們窒塞着在促狹的車廂裏，車子的霉氣混雜着兵衣的氣味——穢物與濕皮的氣味。坐在萬兒納對面的一個少年憲兵，他嘴裏的大蒜與壞烟草的臭氣直向萬兒納的面上噴來。但清新的空氣却還是從窗隙裏進來的，感謝這春天的出現，使這行動着的促狹的車廂中所感受到的竟甚至比外面感受得更爽快些哩。車輛忽兒向左，忽兒向右；有時候，好像轉頭駛回去的樣子。有時候，因徒好像覺得車輛幾個鐘頭在兜圈子。紅色電燈光忽然從不捲的重帘隙間透射進來了；隨即一轉灣間，馬上又黑暗了；從此時起，車中人纔知道已經到野外，將近S車站了。有時候，車輛忽然一轉灣，萬兒納的蜷曲的活的足膝友誼地擦着了接個憲兵的蜷曲的活的足膝了，這種樣子，很難信是在接近絞死去的。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呀？”揚生忽然問道。陰慘黑暗的馬車連綿不斷的震動，使他眩暈，並且有一些兒嘔吐了。

萬兒納回答了他，把伊索尼亞人的手握得更緊了。萬兒納對這個小小的睡人，要說些特別親密恩愛的話，萬兒納對他是早比對世界上什麼人都更愛了。

“親愛的朋友！我想你躺得有些不舒服罷！靠近我些來罷！”

起初，揚生不做聲，但，過了一刻後，他答道：

“謝謝你！我很舒服了！你呢，他們也要把你絞死嗎？”

“是的！”萬兒納答道，有種從未見過的快樂，差不多是笑了。他做了一個輕浮的姿勢，好像他們講着些輕浮的癡愚的笑話；一隊熱烈的諷刺家要來玩弄他們了。

“你有妻嗎？”揚生問。

“沒有！妻！我啊！沒有，我只獨個兒！”

“我也是這樣呀！我只獨個兒。”

萬兒納也覺得頭眩起來了。有時他覺得好像是

在去赴宴會去。一樁奇怪的事情；差不多所有去絞死的人都有同樣的情懷；雖然他們是被恐怖與苦悶所征服着，他們卻還在馬上便要發生的那件怪事中糊裏糊塗的取樂。實際上，他們都已經沉醉於瘋狂中，死與生相連結而產生幻景了。

“我們終究到了這裏了！”馬車停後，萬兒納又快樂又驚異的說；他很活潑的跳到了地上。他不同揚生一塊兒下車，是因為揚生不肯，揚生一聲不響好像非常懶的樣子不肯下車。揚生握住了門拳；憲兵便把他無力的手指解開了，把他的手臂抱住了。他躲到車角裏，靠到車門上，又偎到高大的車輪上，但，都只要憲兵一動手便好了。把他的掌握解開還不必用多少氣力。何況他靠着東西的力更不如地握着東西的力大呢。所以，他們很快的便征服了他了。

夜裏，火車站總是黑暗，荒涼，死沉沉的。客車已經過了，等待在軌道上的運囚徒車是無須光明或活力的。萬兒納困倦了。他不是畏懼，不是苦痛，不過是困倦了；一種非常厲害的疲倦綰領了他的全身，他希望馬上去，不論到什麼地方去都不要緊，只要去躺

下，睡眠。他伸直了腰，不絕地打呵欠。

“但願他們更幹快些啊！”他疲倦地說。

揚生一聲不響在顫抖。

當這些囚徒走過那圍繞着兵的荒涼的月台，向黑黝黝的火車去時，萬兒納看見他自己是在西爾基的近旁。西爾基正舉手指着些東西在講話；萬兒納只聽得他說着一個“燈”字；其餘的話聲便消失在一個疲倦的長呵欠中聽不清楚了。

“你在說什麼呀？”萬兒納問道；也打着呵欠。

“那盞反光……那盞反光燈在出煙了。”西爾基道。

萬兒納回頭一看。真的，那玻璃罩也已經黑了。

“是的，在出煙了！”

忽然，萬兒納便想到燈的出煙不出煙與他有什麼關係，當這個時候……？”不用說的，當然西爾基也有這樣的感想。他對萬兒納很快的一瞥，馬上便回過頭去了。但，此時，兩人都不再打呵欠了。

衆人上車都不費事；只有揚生要人扶上車的。起初，他挺硬了兩腿，腳底死釘在月台上；後來，他彎了

足膝，身體蹲下去了。他全身的重量都支持在警察的手臂上；他的兩腿好像個醉漢一般的拖曳着；只有他的脚尖觸着木板的月台。費了萬分困難，不過是一點不做聲的，他們纔把他弄上了火車。

佛仙烈，卡希林沒有人扶，他自己走；他是無意識地摩仿着他同伴的動作。當他跨上了火車的踏板時，他要跌下來了；有一個警察便過去扶住他的手肘。佛仙烈卻非常發抖起來而喚出一聲銳利的叫喚，把那個警察推開！

“噯！”

“佛仙烈，你怎麼了？”萬兒納搶上幾步問他。

佛仙烈發抖着不做聲。那個警察氣惱了，差不多怨忿了，解說道：

“我要去扶他，而他——他……”

“來，佛仙烈，我來扶你，”萬兒納道。

萬兒納去扶他同伴的手臂。但，佛仙烈卻推開他，並且比先時叫喚得更響了。

“佛仙烈，是我，萬兒納呀！”

“我知道的！不要來接觸我！我要一個兒走的！”

他仍舊顫抖着，走進了車廂，到一隻角裏坐下。
萬兒納俯向莫西亞，用眼色瞟瞟佛仙烈，低聲問道：

“喂，他怎麼樣了？”

“糟糕極了！”莫西亞幽聲回答。“他是已經死了。
萬兒納，告訴我，死究竟有沒有的？”

“我不知道，莫西亞；但，我想是沒有的罷！”萬兒
納認真的思索的口氣回答。

“我也正是這樣想呀！他呢？一路來我真是苦死
了；我好像是坐在一個死人的旁邊旅行來的了。”

“我不知道，莫西亞。也許死仍舊還有些的罷。將
來一定是完全沒有的。我呢，我也曾經有一時有死
的，但，現在是不再有了。”

莫西亞的微帶蒼白的頰上頓時泛紅了。

“你，也有死的，萬兒納？你？”

“是的，但，現在是不再有了。像你一樣了！”

他們聽得門聲一響；采辯人米卻加進來了，他吐
着唾液，吼吼地呼吸着，鞋底軋軋作響。他向四周望
了一眼，忽然站定了。

“沒有空車了嗎，官！”他對那個疲倦的含怒的警

察道。“看罷，我是要旅行得舒服的，否則，我便不同你去了！寧使在這裏絞死我，絞死在電桿上的！唉，混賬東西，給我一輛什麼車！你叫這是車嗎？這是鬼腸子，真是鬼腸子，那裏是車子！”

但，忽然，他低下了頭，伸出了頭頸，向別的囚徒前進。他的烏黑的眼睛從他的叢密的頭髮與鬍鬚中間射出一種野蠻的，銳利的，畧帶些狂亂的眼光。

“唉，我的天！”他道；“這便是我們的車啊！你好嗎，先生！”

他坐在萬兒納的對面，伸出了手；隨即，一轉瞬間，他彎身摸了摸萬兒納的頸子而說道：

“你也是的嗎？喂？”

“是的！”萬兒納笑道。

“都是嗎？”

“都是的！”

“唉！唉！”采耨人露着牙齒叫道。他觀察別的囚徒，雖然望着莫西亞與揚生的時間最長，但，攜總不過很快的一瞥便統統都看遍了。

“爲了國務大人的案子嗎？”

“是的。你呢？”

“唉，先生，我是完全另一回事。我是不十分高明的呀！我是一個竊盜，一個刺客。那也沒有什麼不同，先生；請你移過一點兒，讓我寬暢些；這並不是我的錯，是他們把我放到你們中間來的！在那一個世界是大家都得寬暢了。”

他對一切囚徒，都用一種窺視的，不忠誠的，野蠻的眼色去觀察。但，他們卻都一聲不響的望着他，認真的甚至帶着種明顯的憐憫而望着他。他又好幾次露出牙齒而拍着萬兒納的足膝。

“便是這麼回事，先生！像他們在山歌兒裏唱的：

“當心，莫做聲，啊，鬱鬱蒼蒼的橡樹之林！”

“爲什麼你叫我先生，這個時候我們大家……”

“對了！”采璘人很滿意的順從道。“你也是要絞死在我身邊的，爲什麼還是先生呢？坐在那邊的纔真是先生哩！”

采璘人用手指指那個沉默的警察。

“坐在那邊的你的同伴，他不像很快樂呀！”采璘人望着佛仙烈道。“喂，那邊，說呀，你怕懼嗎？”

“不！”舌頭很難動的樣子回答。

“喂，那麼，不要這樣不安；沒有什麼可胆怯的。只有狗要絞死的時候纔露牙齒搖尾乞憐呢；你是一個人呀。還有，那個傀儡，他是誰呢？他一定不是你們隊裏的罷？”

他不絕地嚥着眼睛；並且不絕地作一種嘶聲吐出他的極多的甜的唾液。揚生在車廂角裏加倍的沒有動靜，只極微的在搖動的脫毛的皮帽的兩耳，但，一言不發。萬兒納代他答道：

“他是殺了他的主人。”

“我的天！”采璠人驚喚道。“他們怎麼承認這樣的鳥兒會殺人呢？”

他對莫西亞斜覷了一回兒；忽然，他回過頭來正對莫西亞釘定着銳利的目光。

“小姐！說呀，那邊，小姐！你怎麼了？你的頰上好紅啊，你在笑了！看呀，她真在笑了！看呀！看呀！”他的鈎子樣的手指着萬兒納的足膝。

莫西亞紅着臉，有些心慌了，她大方地回看問她的那對凝神的野蠻的眼睛。大家都靜下來不做聲了。

小小的火車在狹窄的軌道上急跳。每逢轉彎或交集點便鳴汽笛，開車者恐怕軋死人。這麼謹慎的努力，總之，盡人的活動力，卻是消耗於送人去絞死，這樣想，並非是極壞的想頭罷？世界上最癡愚的事情，便是用一種簡單的，莫明其妙的態度所做的事情。火車在駛；車中人像平常一般坐着，像平常一般旅行着。然後，要像平常一般停車：“五分鐘的停歇。”

然後，要降臨死——永恆——大神祕。

十二

臨 刑

火車很快的前進。

西爾基，高洛汶記起了幾年以前，在靠近這條鐵路的一家小村舍裏去消夏的事情了。他常常在這條鐵路上散步，遊玩得很熟悉。他閉上了眼睛，便能夠幻想見那一晚上，和他的朋友滯留了很遲後，纔坐了最末的一次車回來。

“我們馬上便要到了，”他想，站了起來：他的眼睛望着那黑暗的格子窗。他的四周沒有一點動靜。只有采疇人在吐唾液，眼睛在觀察車廂的長度，好像要

去打車門的樣子。

“好冷啊，”佛仙烈，卡希林的好像冰凍的澆薄的嘴唇說。

湯尼亞，高佛卻克像母親的樣子奮興起來了：

“這個圍巾很暖的，圍在你的……”

“頭頸嗎？”西爾基問道，他馬上被自己所提出的問題嚇住了。

“這有什麼關係呢，佛仙？戴罷。”

“圍起來。你便可以暖些了，”萬兒納也說道。

隨即，萬兒納回頭去看揚生，柔聲問他：

“你也冷嗎？”

“萬兒納，也許他要吸煙呢。同伴，你要吸煙嗎？”莫西亞問道。“我們還有些香煙哩。”

“是的，我要的。”

“西爾基，請你把一支煙給他，”萬兒納說。

西爾基早已揭開了烟盒了。

衆人都和藹地看着揚生的粗笨的手指取香煙，劃火柴，青煙的小圈兒從他的嘴裏噴出。

“謝謝你，”揚生說。“好了。”

“多麼奇怪呀，”西爾基道。

“什麼事多麼奇怪？”萬兒納問。

“香煙，”西爾基答道，不願把他心裏所想的完全說出。

揚生把香煙夾在他的蒼白的活的手指間。他很驚異的對香煙望着。衆人也都釘視着這極小的紙捲兒，從灰色的烟頭上的灰中發出一個個青烟的小圈兒。

香煙燒去了。

“香煙燒去了，”湯尼亞道。

“是的，燒去了。”

“碰鬼了！”萬兒納道，憂慮地看着揚生的手指，挾着香烟好像是死人的手指一般。忽然，采礫人回轉頭來，面孔靠近萬兒納的面孔，望着萬兒納的眼睛而切切道：

“先生，我們去打那個憲兵好嗎？你以為怎樣？”

“不，”萬兒納回答。

“爲什麼呢？打一下子而死比較的好些呀。我要動手一打，他們回打，我便可以不留神的死了。”

“不，這是無須的，”萬兒納道。他回頭對揚生說：

“爲什麼你不吸煙呀？”

揚生的乾枯的臉很苦痛地繃了繃，他的臉上的繃痕的運動好像有人在牽線的樣子。他好像在夢中一般，並不流淚而乾哭出一種無生氣的聲音：

“我不能吸煙。唉！唉！唉！我一定不絞死的。唉！唉！唉！”

衆人都回頭看他。湯尼亞滔滔地流着淚，去撫摩他的手臂，替他的皮帽戴戴正。

“我的親愛的朋友，不要哭，我的朋友！我的可憐的朋友！”

忽然，火車向前後幌了一下，隨即緩慢了下來。囚徒都起身了，但，馬上又仍舊都坐下了。

“我們到了，”西爾基說。

這時候，車廂裏的空氣好像完全抽出外面去了。呼吸非常的困難。他們的心腫脹得非常沉重，好像從他們的胸中昇到他們的喉頭而劇跳，他們的血恐怖得似乎也要衝冒上來了。他們的眼睛望着震動的地板，他們的耳朵聽着那緩轉的車輪，愈轉愈緩，漸漸

停頓了。

火車停了。

囚徒們都陷入於一種異樣的糊塗狀態中了。他們並不苦痛。他們似乎生存於一種無知覺的生存了。他們的形骸的生存已經沒有了；只有幢影在行動，無聲的却是講話的，靜止的却是走路的。他們下車了。他們自己一對兒一對兒的排列着行去，呼吸着森林的新鮮空氣。揚生好像夢中一般，很笨拙的反抗；他們便把他拖下了車。

“我們是步行的嗎？”有人問道，語聲差不多是快樂的。

“沒有多少路呀，”一聲隨便的回答。

他們一聲不響，默默的沿着一條潮濕泥濘的路向森林前進。他們的脚滑入雪裏，他們的手有時不自覺地握着同伴的手。呼吸困難的兵，在囚徒的兩旁，分爲單行前進。一個含怒的語聲問道：

“他們不能把這條路收拾乾淨嗎？這怪難走的。”

一聲恭恭敬敬的回答：

“老爺，路是乾淨的，不過是溶了雪了。那是沒有

法子想的。”

囚徒們恢復知覺了。忽兒他們好像懷着一種思想：“真的，他們沒法子把這條路收拾乾淨的；”忽兒他們又都糊塗了，只有嗅覺還清楚地感那沁入心脾的森林的香氣；忽兒他們又都變得非常清醒，非常有理解了，森林，黑夜，道路……以及幾分鐘後那不肯寬恕的死神的手便要加到他們的身上了，凡此種種，他們都明白理會了。漸漸有一種切切的低語道：

“現在差不多是四點鐘。”

“我早就對你說過。我們出發得太早了。”

“太陽要五點鐘纔起來呢。”

“不錯，五點鐘：我們應該早一些來等待呢。”

他們在灰白的曙光中站定了。不遠處，森林中，寂寂地搖曳着兩盞燈籠，投大黑影於地上。絞架已經豎起在那裏了。

“我失去了一隻橡皮套鞋了，”西爾基說。

“喂？”萬兒納沒有聽懂而問道。

“我失落了。我覺得冷。”

“佛仙烈在什麼地方呢？”

“我不知道。他在那邊。”

佛仙烈靠近他們站着，很憂鬱的一動不動。

“莫西亞在什麼地方呢？”

“我在這裏。是你嗎，萬兒納？”

他們互相覷視着，他們的視線在避開那兩盞含有無限可怕的意味的燈籠的寂寂地搖曳。遠處，顯出一片廣漠的灰白色的平面，從那邊拂來一陣滋潤的微風。

“那是海，”西爾基嗅着滋潤的空氣，喚道。“那是海。”

莫西亞唱一行詩來答道：

“洋洋乎我之愛情兮如蒼海之浩瀚。”

“你說什麼呀，莫西亞？”

“洋洋乎我之愛情兮如蒼海之浩瀚，

非生命之涯岸所能容。”

“‘洋洋乎我之愛情兮如蒼海之浩瀚’，”西爾基尋思地謳吟着。

“‘洋洋乎我之愛情兮如蒼海之浩瀚’，”萬兒納也接着唱起來。忽然，他高呼道：

“莫西亞，我的小莫西亞，你仍是多麼年青呀！”

正在這時候，貼近萬兒納的耳朵，采斿人的窒塞的熱切的語聲響起來：

“先生，先生，看那樹林。我的天！那是什麼呀？那邊，那燈籠！我的天呀，那是絞架嗎？”

萬兒納望着他。那個不幸的人的瘳瘳的樣子，看起來是非常的可怕。

“我們須訣別呢！”湯尼亞說。

“等一等！他們還要宣讀判決書哩。揚生在什麼地方呢？”

揚生躺在雪裏，四周有人圍着，近旁有種強烈的礪精氣。

“喂，醫生，你馬上可以弄好嗎？”有人憂慮的問道。

“沒有事的。一時心氣衰弱。用雪來擦他的耳朵。現在他已經好些了。你可以宣讀了。”

一盞暗淡的燈籠光，照到那紙上與那不穿手套的白手上。紙與手都顫抖了，聲音也顫抖了。

“諸位，也許不宣讀比較的好些吧。你們都早已

知道這判決書了。”

“不要讀了！”萬兒納代表衆人答道；燈光馬上便熄滅了。

祭司來替這般死罪的囚徒作臨終的儀式，他們也都拒絕了。采辯人道：

“沒意思，神父；你要寬恕我，他們要絞死我。”

祭司的魁梧的黑暗的半影倒退了幾步便不見了。天破曉了。雪更白了，死罪的囚徒的面色更黑了，森林更清晰，更淒慘了。

“諸位，你們一對兒一對兒去，請揀擇你們的伴侶罷。不過，我千萬求你們幹快些。”

萬兒納指着揚生，他此時已經站起了，有兩個兵扶着他在那裏。

“我要同他去。西爾基，你同佛仙烈去。你們先去。”

“知道了。”

“我同你去，莫西亞，”湯尼亞說。“來，我們大家接吻一下！”

他們很快的接吻遍了。采辯人吻得非常有力；他

都觸覺到他的牙齒。揚生吻得很溫柔，只半開着嘴。他似乎不懂他自己在作什麼事。當西爾基與卡希林走去幾步時，卡希林忽然站住了，用一種古怪得從未聽得過的高聲叫道：

“再會，同伴。”

“再會，同伴。”他們回答他。

這兩個人便又開步走去了。一切都寂靜。燈籠在樹林後面變做一動不動了。他們盼望着聽一聲叫喚，或一點無論什麼聲音，但，那邊却和這邊一般，完全是寂靜。

“唉！我的天！”有人粗糙的聲音叫道。

他們回頭看時，却是采疇人，響亮的高叫着：

“他們在絞死我們了。”

他掙扎着，兩手在空中亂抓，復叫道：

“天啊！我要孤零仃的獨個兒絞死嗎？我的天啊！”

他的發痙攣的手握住了萬兒納的手，繼續道：

“先生，我的親先生，我的好先生。你同我一塊兒去罷，肯不肯？”

萬兒納的面色慘然了，答道：

“我不能；我是同揚生去的。”

“唉！我的天！那麼，我只得獨個兒了。爲什麼？爲什麼？”

莫西亞向他搶上了幾步，柔聲道：

“我同你去。”

采禱人倒退了幾步，他的發腫的大眼睛釘視着她：

“你同我去？”

“是的。”

“但，你太小了！你不怕我嗎？不，我不要你同我去。我就獨個兒去罷。”

“但是我並不怕你。”

采禱人大笑了。

“你可知道我是一個竊盜嗎？你願意同我去嗎？仔細思量一下子罷。如果你反悔，我決不生氣的。”

莫西亞一聲不響。在微白的曙光裏，她面上似乎有一種輝明的神祕的蒼白色。忽然，她急向采禱人奔去，用她的兩手抱住了他的頭，拚命的吻他。他便把

她背起來，背開了一點兒路，然後，很響的吻她的面頰與眼睛。

站在他們倆最近處的那個兵，他的手攤開了，他的槍落下了。他並不去拾取，却仍舊站着，一回兒後，他忽然轉身急向森林中奔去了。

“你到什麼地方去？”他的同伴用一種恐怖的聲音叫道。“停住！”

但，那個兵却仍舊很苦痛地努力前進。忽然，他兩手在空中亂抓，仆倒了，面朝着地。

“沒中用的東西，把槍拾起來呀，或者，我來替你拾罷，”采荷人堅決的叫道，“你不知道你的責任嗎？你從沒有看見過一個人死嗎？”

那兩盞燈籠復搖曳起來了。輪到萬兒納與揚生了。

“再會，先生！”采荷人高聲叫道。“我們在另一個世界再聚在那邊，你看見我時，不要不睬我呢。”

“再會！”

“我一定不絞死的，”揚生無力的說。

但，萬兒納握着他的手，牽着他走了幾步。他忽

然跌入雪裏了。他們便馬上俯身下去，扶他起來，這時候，他還在無力的反抗兵的手臂。

蒼黃的燈籠仍舊一動不動了。

“我呢，莫西亞？我是獨個兒去了嗎？”湯尼亞悲哀地說。“我們是一塊兒生活過來的，而現在……”

“湯尼亞，我的好湯尼亞！”

采癖人把莫西亞緊緊的擁着，好像他怕別人把她奪去的樣子，他熱烈地插斷她的話。

“小姐，”他叫道，“你是能夠獨個兒去的。你有一個純潔的靈魂。你是能夠獨個兒隨你到什麼地方去的。我却不能，我是一個竊盜。我不能夠獨個兒去的，他們都要問我：‘你往什麼地方去？你這個殺人的，偷東西的人？’因為我還偷過馬，小姐。我同她一塊兒去，便好像同着個不識不知的小孩子一般。你懂不懂？”

“是的，我懂了。那麼，你們便一同去罷。莫西亞，讓我再吻你一次。”

“互相接吻罷！互相接吻罷！”采癖人道。“你們是女人家，你們須互相告別呢。”

然後，輪到莫西亞與采癖人。那女的走得很謹

慎，她的腳在雪地上滑着，習慣的魔力還使他提起了裙子。伴她去死的那個男子，使用一隻強壯的手臂把她擡了起來而只用他的腳踏着地。燈籠仍舊又一點不動了。湯尼亞的四周，一切仍又寂靜，淒慘。灰白色的曙光中的兵士也都默不做聲。

“只剩下我一個兒了，”湯尼亞道。她嘆息起來。“西爾基是死了。萬兒納與佛仙烈也都死了。莫西亞也正在死了。我是一個兒了。兵士們，我的小兵士們，你們看，我是孤零仃的一個兒了，一個兒了……”

太陽現在海上……

他們把屍體裝進了棺材，帶着一同出發了。那些死人，拔長了頭頸，凸出了眼睛，吐出了青色的舌頭，仍舊經過他們剛纔活着時所經過來的那條路。

白雪仍舊是柔軟，林氣仍舊是清香。

雪白的路上，那隻西爾基的黑橡皮套鞋躺在那裏。……

這是人們歡迎旭日的時候了。